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八目錄

釋

芄琦

寶金

韓良

善繼

懷信

茂

祖銓

慧曇

力金

永寧

智順

自緣

普仁

智及

懷渭

大同

周顯仙
目錄

元濤

慧日

永隆

溥洽

智光

善啟

法聚

道

周顯仙

張正常

張三丰

鄧仲修

冷謙

周玄真

張友霖

李素希

丘玄清

柴道人

尹山人

李汝省

胡守法

邵道人

邵元節

陶仲文

四明趙昌期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刊行

目錄

目錄

二

吳山館

長山入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八

釋道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梵琦塔銘 宋 濂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
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元年秋九
月 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
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
之聽竣事近臣入奏 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
年故事 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 顧問
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 上以鬼神情狀

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東僧中述三藏之說
者問焉師以夢堂墨公行中仁公等應 召而至館
於大天界寺 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
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
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
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也夢堂曰子去何之
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
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
金公法門猶子也爲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
祭禮部以聞 上特命從其教茶毘之餘齒牙舌根

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累累然如珠其弟子
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於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
日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葬焉嗣法上首景獻復偕
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
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
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景
母張氏張夢日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
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爲
曇耀六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卽了大義或問所嗜
何言卽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做書皆度越

餘子遠近號爲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
謨師尋依晉翁詢師於湖之崇恩詢師師之從族祖
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爲鬻僧牒得雉染爲沙門繼往
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詢師遷住道場
師爲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
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
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
雙徑師往問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
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荅師叱之使出自是羣疑
塞胷如填鉅石會元英宗詔勅黃金爲泥書大藏經

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勤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水之句翩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克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遽處以第一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有來參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叟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師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寘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歷師

薦之夜乃大雨風居氓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坐
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
更構萬佛閣九極間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
帝師嘉其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辨禪師之號佛日
頗符昔日神僧之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僉
謂報恩一郡巨刹非師莫能居之師勉徇衆請而往
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爲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
強師主其寺事時塔燬於兵師重成之景猷爲鑄寶
壺冠於顛感天花異香之祥師舉景猷爲代復歸老
於西齋云師爲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法

滂沛演述有不知其所窮凡所蒞之處黑白嚮慕如
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挿雲際君子謂師縱
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歛寂
寞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咨決
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樂藏不翅拱壁師可
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
得法者曰祖光曰景嶽受度者曰明誠曰正定等其
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於和天
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
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於世

手摹師之道甚久近復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誦玄因
出廣語一編求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
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護惟此一端亦可槩見及聞
師沒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危公亦深知師者也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寶金公設利塔碑

宋 濂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爲壁峯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胄父通甫宅心從厚八號爲長者母張氏亦嗜善弗倦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投張且囑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煜煜然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平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旣薙落受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對衆演說纍纍如貫珠聞者解頰已而拊髀嘆曰三藏之

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
現尚未能出離死生況區區者邪卽更衣入禪林時
如海真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
示以道要禪師大起疑情三二年間寢食爲廢偶獲
篋隨公擷蔬於園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
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所悟爾曰
汝第言之禪師舉篋示公公非之禪師寘篋於地拱
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堪其臂使
速言禪師築公臂仆之公猶未之許咲曰塵勞暫息
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闢透然後大法可明

耳禪師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詣方巖峨眉山誓
不復粒食日採松栢煑之腸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
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
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禪師已溺死
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赫然坐如平時唯衣濕
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
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
其真耳急往來證於公反覆相辨詰甚力至於拽傾
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
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禪師於

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又增一畫成
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十字
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
一一具荅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
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
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處一處者豈非爾
邪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益公之師云先
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
諸佛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
山秘魔岩也爾前身修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

既悟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披五綫弊衣赤
足徐行一黑葵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
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
弗之見或爲文殊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四
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餽糧來獻者日續紛也禪師悉
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不
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至
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爲三百歲人敬
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瞪眎不荅及出空嘆曰此
真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禪師空室中起上

接霄漢帝驚嘆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己丑復
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贈以金繒若干禪師
受之卽以振饑乏民又明年庚寅特賜寂照圓明大
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
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爲依
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 大明皇帝卽位於建
鄴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師至南京夏
五月見 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
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
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 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

上將設普濟佛會於鍾山命高行僧十人蒞其事而
禪師與焉賜伊蒲饌於崇禧寺 大駕幸臨移時方
還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集 上服皮
弁服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勅禪師於圓悟關施摩
陀伽斛法食竣事寵齋優渥夏五月悉粥衣盂之資
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 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
二韻有玄關書倍已成正覺之言 天光昭回人皆
以爲榮時疾已革不能詣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
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祖全智信請
曰和尚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於後世邪禪

師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世
壽六十五僧臘五十有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
山傾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
露宿以俟之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
壞紛然爭取灰土爲盡禪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笑
福慧雙足所至化之故其在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
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而迎者在在而
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四方無
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某年月建塔於某山制掇其
大畧請安次王普爲狀一通徵濂爲之銘 上祀方

丘宿於齋居濂與禮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 上出
賜禪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爲甚備夫 聖人
之言天也因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不
獲遂名山大刹要可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承臨
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寬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
行於南無用之道著於北禪師益無用諸孫也濂近
銘竺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焉嗚呼哲
人云亡柰何不與大法衰微之嘆乎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有宋 濂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又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閻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及火既滅諸設利羅珠闍玉噉將至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爲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攀號無從於是俯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其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十宜速還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

彌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
公於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
範將來乃加評騭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
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
信於世盍爲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德位冠五
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是
托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真
其號曰介菴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
也父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
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其

父母曰是兒骨骼清聳緊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
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
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遨遊其間徘徊愛
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
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參叩道要卒
爲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
從同里迎福院僧諱彌維落及受其戒卽慨然曰學
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瞻面可乎去
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攷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
精華攝其密微克然若有所契士瞻約公時住天平

山白雲寺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
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算沙
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
曰笑隱訴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縉白
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
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卽以全器法
寶期之問荅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春而電
掃剎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
全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
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

虔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
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
室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師出世嘉興資
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
又六衆頗易之大師殺衣出食爲修建之計崇基廣
構文甍雕甍金碧燁然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信
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童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
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童時會海內大亂兵
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勝
覺場涼烟白草悽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爲之慨嘆康

里公爲浙江行省丞相妙東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
師爲宜遣使者命居之旣至剪剔荆叢葺茅爲廬以
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
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
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
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
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
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旣周手疏衣貲入公帑散交
游及治喪歛之事顧左右曰翼日巳時吾將逝矣及
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四坐道場解粘發覆如

利刃之破骨索甘露之洒稠林無不斷絕無不霑潤
故所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
人頗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
曾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
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務緣
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上觀門苦海舟航時兼
修之未嘗少怠其所見益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妙
極無象求而卽之昭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鼎沸
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力
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

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不遷
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至此心濂
也不敏蚤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爲宅心之地風障
深竟爲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鷄鳴而起唯俛俛逐物
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悵然而
退思者乎

文明海慧法師善繼塔銘

宋 濂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
建立譬如一燈分爲十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
也天台四教法性觀行之宗自南嶽以來開空假中
三觀不闢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
無減其說尊勝宏特縱歷百千萬劫洗洗乎皦皦乎
不可尚已某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其教多視爲
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真見實踐有若
文明海慧法師者某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
諱善繼字絕宗族婁氏越之諸賢人考某妣王氏當

有姪夢神人授白美渠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母舉佛
號合瓜隨聲和之年稍長季父客授山陰靈秘寺從
治春秋經稍竊窺三藏諸書喟然嘆曰春秋固佳乃
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疇依此身不實有如
芭蕉穹宮峻爵縱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邪大德乙
巳投其寺僧思恭祝髮明年受具戒從西天竺大山
恢公習天台教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
繼上人爾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師復住南天竺從
湛堂澄公湛堂器之如大山間問之曰佛不二門屬
何觀法法師曰三種觀法屬對三部此文既與止觀

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問諸經之體爲迷爲悟對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顧所詮經之旨何如耳湛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屬於斯子乎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豔法師之學延主賓明尋領其轍事湛堂復速法師還俾主第一禪林南天竺素稱教海法師提唱宗乘有聲絕出於四方會湛堂移上竺而王岡潤公來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徒衆四集無不涵腴飲醇充足而後去天曆己巳法師出世住良階大雄教寺日講金光明經感法智見夢謂之曰爾所講經與吾若合符節惜乎所踐猶未逮其言

耳法師遂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高公
納璘兼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放寺某甲子左
丞相朶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
凡三主伽藍執經輪講者多豪俊之士宏闡法華妙
玄文句朝講暮解五章四釋與義昭晰且策勵之曰
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卽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
卽法華三昧之正體須解行並馳正助兼運則圓位
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蓋法師抉剔經髓敷
釋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滂然四施若
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霑丐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

再世云辛卯之春俄謝事超然獨生時薙落師與湛
堂歸寂已久法師既於靈祕葺舊廬以奉祠事又住
居南山明靜院洒掃湛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
也未幾兵難荐作其高弟是乘請法師東還華徑池
深木寒法師雖然就之且以無常迅速嚴修淨業繫
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眾而言曰佛祖弘化貴乎
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將焉托乎吾殆歸矣遂索筆
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
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三火化牙齒及舌根弗壞舍利
粲粲然滿地其徒以某月日斂骨塔於靈祕之西坡

所度弟子三十二人嗣其法者則靈壽懷古延慶自
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玘報忠嗣
璉卑溪仁讓香積雲胃也法師氣句衍裕行履淳固
內外諸書無不精徹而大江東南恒推爲教中之宗
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脩法華淨
土懺凡若干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嘗請著書
以淑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言爲
彰授受也是故意以至章安結集之後不過代相緘
授而已其間或有斥邪衛正者亦豈好辨哉今大經
大法粲如日星之懸汝輩宜修習不暇矣俟子言聞

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孟頫黃文獻公
潛周內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結法師
爲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寂寥之鄉晚與黃張二
公欲結樓煩淨社未果而法師歿當沒之日叢林中
皆相哀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繫法師
梵行徵濂爲塔上之銘濂嘗遊文獻公之門聞公談
法師之德之盛以爲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
冷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
槩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之後二十年則
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金石之

物不可不致謹也因從行福之請歷序而鋪張之千
載之下讀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
不蹶然興起而惕然自厲者乎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懷信公塔銘

有序

宋 濂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四年其弟子似桂謁濂於禁林合掌胡跪而爲言曰先師之塔在金陵牛首山者則真骨與設利之所藏其別分爪髮衣履而瘞之則四明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佛真文懿大師國清靈公實爲之而牛首乃師之全塔反有石而無詞不幾於甚闕典歟居上深究內典爲吾徒之所信向海內尊宿多藉發其幽光豈宜於先師獨漠然忘情乎庸敢援例以請濂來江表聞樽師之

德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固無益於道後之人欲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欲讓而謹書之師名懷信字孚中俗姓姜氏明之奉化人父某嘗爲某縣校官母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光如火亟取而吞之覺卽有孕及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妄舉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親之稍長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好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祝髮爲大僧受具成於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弘三觀十乘之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緣多浩

如烟海苟欲窮之自困耳卽棄去渡浙河而西凡遇
前輩叢林名碩輒往叅扣下語多弗合不勝憤懣華
藏竺西坦公遷主明之天童景德禪寺師隨質所疑
竺西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師羣疑
愈熾一日上堂舉與化打克賓公案問答有契竺西
曰俊哉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之職
竺西入滅天寧雲外岫公來繼其席命師司經藏管
鑰文采漸彰不可遏太定丙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世
明之觀音師策勵從衆視分陰若尺璧唯恐其失之
天曆己巳遷住補恒洛迦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效宅

浮屠飭車輿盛徒御誇銜於人自持一鉢丐食吳楚
間鎮南王具香華迎至府中虛心問道語中肯綮且
出菩提達摩像求贊師運筆無停思辭旨淵遠王甚
嘆服宣讓王亦遣使者奉旃檀香紫伽黎衣請示法
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推藩之望首加崇禮
諸侯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填委姑蘇產奇石師
遂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二成載跡海東俾信心者
禮焉駙馬都尉高麗王繹而古尼丞相撒敦以師行
上聞賜號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及金襴法衣一
襲至正壬午升住中天竺三山天曆永祚寺乙酉遷天

童不半載間百廢具舉佛殿之役最鉅亦撤弊而更
新之丹輝明碧照耀海濱師建塔中峯之祖庭慨然
有終焉之志己丑冬十月江表大龍翔集慶寺虛席
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文宗潛邸及至踐祚
建佛刹於其地棟宇之麗甲天下其兼任持事者若
咲隱訴公臺芳忠公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爲
東南楷則亡何毀於火忠公新之惟海會堂未就而
化僉謂繼忠公之蹟非師無以厭衆心往反者三師
始赴之暨升座提唱宗乘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玄
機自融無小無大皆驩然親戴之或謂龍翔初政稍

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師笑而不荅師度衆誠感孚
乃出衣孟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
亂戎馬紛紜寺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
旦晨興索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
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
撼且呼曰和上去則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
復瞑目叱之侍者乎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戾
契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
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臘六
十九停食七日顏面如生作禮者旁午而名薌蠟炬

積如丘陵九月一日茶毘於聚寶山前舍利如菽如
麻五色粲爛雖烟所及處亦纍纍然生貯以寶瓶光
發瓶外其上足弟子某以某月日坎牛首山東麓爲
官藏之復建塔於其上師賦性恬冲喜氣溢頗間生
平未嘗以聲色忤人人有犯之者頷首而已然進修
極勤自壯至老默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燥金寒折交
無一日闕者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非世間者
可比當大明兵下金陵僧徒風雨散去師獨結跏
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擲杖而拜上嘗
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慤特爲改龍翔爲

大天界寺寺之通糧在民間者遺官爲徵之師將終
前一日 上統兵駐江陰沙州上當晝而寢夢師服
褐色禪袍來見 上問曰師胡爲乎來也對曰將西
歸故告别耳 上還聞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悅

詔出內府帛泉助其喪事且命堪輿家賀齊叔爲卜
金藏舉龕之夕 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其寵榮
近代無與同者師有五會語錄行於世其傳法上首
則雙林致凱江心慧恩大慈實定其刹寶璋瑞岩文
淵保福宗秩翠山志理淨土示顯妙智淨垢定光文
據其刹明晟天華士謙豐安至慶聖泉普安福林道

巽五峯普錫石門永泰霞嶼元良廣祐永瑛皆其人
也惟昔天童坦公以一真之學承松源四葉之傳黑
白趨慕儼如毛之有鱗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真承之
故能樹精進幡持金剛切入般若關爲一代人天之
師無他真則不妄不妄則近佛之道矣宜乎遭逢維
新之朝上問帝心昭被殊渥至親枉乘輿而臨幸
之龍光赫奕絢耀吐吞至今山川尚有餘輝是當揭
之崇碑明示方來使學佛者有所起信焉

佛光普照大師茂塔銘

宋 濂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
方主寺事爲師四衆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簷
幢香華道引靈龕於太白山之陽除地爲墀行西方
荼毗之法火方舉忽有物飄洒晴空中似雪非雪如
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微繽紛離地卽隱盤
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自幼齡常中
夜跏趺習爲禪觀母惡之推之使仆輒達旦不瞑年
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於杭旣第落受大戒於昭慶
惠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離家爲求

道耳苟羈縶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邪乃潛行大江
之西見南澗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
輪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
隙間巖泉冷冷然微有覺觸遽往白之泉公泉公謂
曰此問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禪師
乃橫川嫡嗣見道寔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
師卽擔簦啟行既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爲師曰正
爲死生事大特來求出離爾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
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革囊耶師擬議欲荅古休
以錫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絕縱橫

自如古林器其爲人命居第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
之保寧挾師與俱仍命居前職踰一年回浙中會月
江印公蒞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於東南請師分座
說法大衆莫不悅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
瑞雲山清涼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兔走鶻落瞬
目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
貨何煩拈出邪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
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刊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
如目覩所藏物而手採取之識者謂得古林正印師
伴清涼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

晏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首衆
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觚翰請書
傷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傷之爲明日請
兩序諸比丘與之言別卽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
額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旦容
貌明潤捫其頂猶溫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葬
獲舍利如珠璣者頗衆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
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實庵別號松隱族鄭氏世爲
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師爲人篤實無僞於道有聞
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了菴欲公皆推

師爲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軌導諸未悟
咸廓本真達磨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
今其可見者有語錄一編行於世良公恐師懿行日
就泯泯乃爲事狀法嗣清守持來京師請濂爲之銘
濂聞方策所載靈偈示滅多有天花之祥或者遂謂
大乘境界去來無跡奚以神異爲事殊不知未習澆
漓人懷厭怠苟無以聳動瞻視何以表真悟而啟正
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也有如師者
其事益無讓於古銘以昭之庶幾無愧辭

無盡禪師祖鎰碑銘

宋 濂

天台有上雲峯在州城西南十餘里重厓疊巘如雲
旃翠蕪盪摩於空濛而靈巖龍湫吐納光景尤號勝
絕是宜有道者之所棲息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
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餘卷皈依者日衆遂闢地爲
鉅刹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百年間洵罹焚毀惟
存斷礎於斜照荒烟中無盡禪師傷之周覽故址嘆
曰大士韶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遺輒乎延祐
甲寅搏草爲庵虛安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戶外
禪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修苦行以自給冬

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
人多化之以勤勞修持爲第一義荆棘之區變爲寶
坊金碧交輝上盡天際而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
之境於是爲尤勝有以土田爲布施者則辭之曰先
佛以乞食爲事吾焉用此爲南堂欲公名重一時作
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迎
母董氏養之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讓
之禪師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爲母說經我何人斯敢
忘所自洪武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法嗣惠峯
主僧普饒繼其席二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

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曰和上正當此際何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病者古云阿爺阿爺禪師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衆皆無言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機例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月九日也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衆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其弟子智宗普守道成及今住持普饒以某月日

建塔於峯之右原大河衛鎮撫林君性宗嘗從禪師
遊師勉以忠孝迄能爲國宣勞爲時顯人恐禪師
之行不白於叢林以隆恩大師道原所爲狀來徵文
謹按狀禪師諱祖銓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
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設利見於筆端禪師年方幼
嘆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邪年十四卽求出家依郡
之天寧僧良偉尋其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旣得度
復受其戒於開元奎律師已而日溪泳公來代明公
說法命掌綱維司臧倫日溪升堂禪師出問曰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

求忽然觸着却來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
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禪師遽禮拜日溪曰見何道
理便爾作禮禪師曰開口卽錯日溪領之禪師服勤
數載復出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峯本公在天目
方山璫公居淨慈無見覩公住華頂斗岩芳心主景
星禪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蓋不異見日溪云禪師
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及遇上雲峯勝地卓錫其
中遂至終身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弗遷
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跡岩穴友烟霞而侶泉石至有
顛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絕也風

教日偷學者始不知自立策名利養之念交蝕於心
曾奔兢于請無所不至足以未有識者之訕侮可勝
嘆哉禪師一鉢自將策薦學徒於寂寞之濱雖施者
填委振起頽廢重樓傑閣彈指現前亦未嘗見其有
爲震黃鍾於瓦釜雷鳴之際翔靈鳳於衆禽飛紛之
時謂爲禪師矯弊之功非邪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慧曇遺衣塔

銘

宋 濂

浮圖之爲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鉅刹爲之首南渡之後始定江南爲五山十刹使其拾級而升黃梅曹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金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矯其弊也國朝因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禪師實奉 詔准其職夫當興王之運親受 聖王付囑

以統釋教之事誠優鉢曇華千年一現者其順寂也
焉可不勒羣行以貽後世乎師諱慧曇覺原其字也
姓楊氏天台人父某母賈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
吞之遂以有娠及生容貌疑如長不與羣童狎每入
塔廟輒對法王瞻禮父母察其有方外緣俾依越之
法果寺比丘某年十六爲大僧受具戒已而學律於
明慶果公習教於高麗教公真積力久忽拊髀嘆曰
毗丘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
衆流一超直入非禪波羅密曷能致之時廣智禪師
咲隱訥公敷揚大法於中天竺海內仰之如景星鳳

皇師往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決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凝然獨坐一室久之未有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翻成所得遲廣智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領之乃命侍香天曆二年己巳龍翔新建文宗命廣智爲開山住持師實從之爲掌藏鑰明年庚午廣智如燕都見文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殿不能前師獨神氣恬然廣智笑曰真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鍾成廣智曰吾聞非福慧兩全者莫先鳴

鍾卽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出世牛頭山之祖堂
寺師奮剔穢荒爲之起廢使殿閣一新且改其號曰
祖山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涼廣惠禪寺師擢節
諸用其起廢一如牛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妙辨禪
師之號十五年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
師定建業師謁 皇上於轅門 上見師氣貌異常
嘆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與國禪寺時當儉
歲師化食給衆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
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者
所剪伐師又陳上封一劄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

今益鬱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爲大天界寺詔
師王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秘法要車
駕親帥羣臣幸臨恩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
筵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
不歸上見焉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親御翰
墨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洪武元年戊
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
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頒
降誥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氏爲世靈請
減除之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爲西方聖

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矣 上亦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却不敢聽 上聞寺僧多行非法命師嚴馭之師但誘以善言諸郡沙門汙染習俗實恃教範或勸當痛治師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祇益釋門之累爾事呈露者勿恕可乎二年巳酉冬中風得瘖疾遂罷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疾良已夏六月奉使西域四年辛亥七月至省合刺國布宣 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於佛山寺待以師禮九月庚午示微疾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之意王令名僧咸來相慰乙亥沐浴更衣呼左右謂

曰子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問云日將出否
曰未也巳而復問至於四三日出矣恬然而逝其
日蓋丙子云壽若干臘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
敬嘆斲香爲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茶毗之王與百僚
送至壇下命比丘十餘旋繞誦諸陀羅尼呪至火滅
方已拾靈骨附葬其國中舍利塔中七年甲寅秋九
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持宗泐奉遺衣藏於南京聚
寶山兩華臺之側云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力金碑銘 宋 濂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 而姚氏子其母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麾斥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妊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年臨五六方穎圓額白皙如玉珠見者無不憐愛縣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欲索爲子父母靳弗與逮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卽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於母曰兒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

不巳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衍法
師爲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
領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藏師爲綱維之職軌範肅
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畧諳之矣盍棄之而往躋
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雙徑古鼎一
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師語奮迅踴躍
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
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霑潤四衆信服復
陞居前堂聲光燁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
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

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甦
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大
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自幼
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
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緇滿陳尊宿乎何言
之易易也洪武改元 皇帝御大寶曆弘闡佛乘首
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莅天下名山杭之淨慈主
席尚虛僉欲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江省臣復遣使
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夢
庵前有花如芙蓉然光彩絕異或謂夢者曰此花天

子嘗取之而去旦而述其事人以爲誕已而有旨起
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宵也
師應 詔至闕見 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即令內官
送之入院賜以天厨法饌萬機之暇時 召入庭奏
對多稱旨益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
談論霏霏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游至於勘辨學子
務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尤使學者敬仰不
置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薦
法會於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 上旨凡儀
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泐公自代

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幸詔
師開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
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
汝等勿以世相遇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
書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
六旬始行茶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於
火設利羅無算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
臘三十又六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永寧碑銘

宋 濂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
行天鑄隙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
以一二數就其傳派尤著者言之其一爲圓悟勸其
一爲天目齊其一爲開福寧圓悟而下又岐而爲三
曰虎丘隆曰此庵元曰大慧杲其道多行於南天目
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
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罩被無際震
盪鏗錫靡間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

通實大湖無用寬其又鐵中之錚錚者歟無用之子
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白號虛幻
子俗性朱氏淮東通州人世爲宦族父某母隴西李
氏師旣生舅氏吉安郡守某愛其點慧命爲嗣年六
歲入鄉校經籍卽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所
樂也聞人舉佛陀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離俗父
母弗之許輒連日不火食乃使依族媼模上人於利
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刹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
人聲聞當世前一夕寺衆同夢迎禪師次日而師至
識者異之謂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游揚之

雍熙寺會主僧來峯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
此古人糟粕耳點檢何爲河南王童童奇其幼而器
之屬僧錄司給牒筵度爲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厥
後逢累出游浙河西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中峯海
方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穹窿山謁克翁
紹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矣一旦
欲歸鄉行省覲禮至毗陵約明極永相於焦子山精
修禪定稍涉睡昏則戴沙運臂懸版坐空如是者五
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至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太湖
山求印可于無用無用門庭嚴峻帥方入戶厲聲叱

出之師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曰
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
天不存涓滴曰不着糟道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喝師
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雲門一念不起
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堂無用便打然知師頓悟
令造偈拈趙州師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
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無用
喏然一笑復舉證道偈問師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
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師曰火迸星飛有何
擬議敵面當機不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

麼無用曰東瓜山前吞匾檐捉住清風剥了皮師不
覺通身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無
用曰閉着口自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厓義所贊
已像親署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逢龍卽住遇池
便居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端瀨翁慶幻住本天
如則各據名山述展化機師皆往扣擊道相脗合而
幻住尤譽師弗置元祐庚申延師住廣德縛芥於大
洞中洞左有寶相寺馬祖弟子澄云道場師爲起廢
重新之同時有無一全迹於石溪石溪與大洞相
望人謂廣德二甘露門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請師

建立禪居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作室以間計者
凡數千命之曰禹門興化庵先是山顛有龍池其深
巨測龍出每大水民甚苦之師召龍受三歸依戒龍
不復出師居之久復厭其未幽邃也擇絕巖作室以
居至壁立如削處斷木爲棧鈎銀連鎖棧板於空中
不日告成師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學徒聞風遐邇全
集師亦不能悉拒也帝師大寶法王稔師之道行降
師號曰弘教普濟禪師泰定乙丑州西之九里有地
曰青山山明水秀前僧副周某延師之至爲創寺一
區因以九里名之師曰善則善矣僅二紀必當變遷

時人益不之信也至順庚午出世住李山禪寺辦香
酬恩卒歸之於無用俄有詔集桑門千七百人閱毗
盧大藏經一七日師陞座敷釋正法天降甘露雨三
年退歸龍池時元叟主雙徑月江印主雲峯皆招居
第一座辭不赴元統甲戌溯西江東道廣教總管府
具疏請主常之天寧萬壽州守戊戌將敦勸尤力師漠
然若無聞或激曰大法火冷灰寒師乃欲自暇自適
耶師爲蹶然而起寺嘗災方議經營前往持幽岩靜
忘殿楹仆地師以隻手搆之暨師至果爲新釋迦寶
殿壞佛菩薩天神諸像椎冠諸刹踰八年有言師於

順帝者錫號曰本覺妙明真淨禪師至正壬午江南
行宜政院命師主大華藏寺師舉龍門膺代之明年
復命補天童景德禪寺師堅以疾辭又退歸龍池宜
興銅官山舊有北嶽菩薩院燬於會昌士潘敬之重
構焉師以九里寺助建法堂丈室之屬以年稽之正
二紀矣人益嗟愕謂師能前知戊子有旨趣入覲說
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兼以玉環加師號曰
佛心了悟大禪師帝師亦有絳袍毳帽之賜居無何
奉旨函香至五臺山曼殊大士爲現祥光五道明年
陞辭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波羅普化率妃嬪等延

師入宮稟受大戒賜以白金盃及僧伽黎衣遣司馬
護還龍池庚子師爲慕道者所逼出領善卷寺寺已
弊師施塗墍丹雘之功且甃其實街明年募善士萬
人爲萬善同歸會二晝夜及疾兵後枯骨至無萬數
壬寅又退歸龍池癸卯廣德大旱師徇鄉民之求結
壇誦呪焚嗅未終大雨如瀉歲乃登衆愈知師有道
不容其還強住麻苴山慈悲禪庵未幾成大叢林國
朝洪武戊申又退歸龍池己酉夏六月師示微疾屬
弟子宗珣裁紙製内外衣且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
進麾去之十五日自興化庵移龕至絕嶽所居十七

日咏夷師起沐浴服紙衣索筆書偈云七十八年守
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書
畢側臥而化停龕七日容貌如生先一月龍池水涸
及師順寂噴湧異常時君子知爲異徵黑白戀慕各
衣衰麻繞龕悲啼如喪考妣至有然頂灼臂以爲供
養者執紼之人盈萬茶毗有五色光現齒牙舌輪及
所持數珠皆不壞設利無算烟到中林亦纍纍然生
人競折枝取之至於灰土亦掬取淘沃獲者亦衆於
是門人志舜志思等各分餘骨與不壞者以某年月
日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山麻蕪山五所建塔藏焉

世壽七十有八僧臘六十有五師氣貌雄偉身長七尺有餘音吐鴻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心所至無不傾向若中書右水相朶兒只若江浙行省左丞相別不花若趙文敏公孟頫若馮內翰子振尤所賓禮者也四民來獻菲縈衣服者肩摩袂接既無虛日師既受卽以施人曾無毫髮係吝其自處則布袍糲食沛然若有餘凡發爲文偈了不經意引紙行墨而空義自彰有四會語行於世其嗣法弟子則季山之仁奉報本之紹洪芙蓉之志恭顯德之紹善也其所度弟子已出世者則祥符之紹密之寧之仁性竹山之

祖瑛南禪之祖勤也未出世者則祖珉祖繼祖宗會
紹仁祖瑜祖林等也師之道德所需丐者可謂侈矣
師示寂後之七年仁性親撰行業記一通同祖珉謁
余於禁林以塔上之銘爲屬嗚呼古之學者孳孳爲
已及覺門已證惧失其傳無以續佛慧命不得已而
出世爲人後世乃藉是以爲榮觀家攘巧取無所不
用其極果何爲者耶有若師者得法之後固拳拳以
度人爲急及主大刹屢退養龍池雖天童寶剎五山
亦搔首弗顧其高風峻節 祥麟威鳳可望而不可
卽何其賢耶人疑爲淮海 以身信不誣已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智順公逆川塔銘宋 濂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
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爲佛事由是南北
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爲屬衰遲之
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爲獨於鋪叙
悟緣評騰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
啟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辯禪師者濂安得而
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
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媪精修白業旣沒蓮
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羨娶婁氏屢至

吳子其精不勝哀乃塑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
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子及
寤而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卽從季父學季
父引生徒渡溪抵萃墅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還
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畜髮脩
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崇
興精舍稍長受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修淨觀離
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圯師卽協衆力葺之時年甫
十八君子固知其爲適用之材暨習洪華經歷三月
通誦其文慧于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覺源禪

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爲嗣會橫雲岳法師大弘三觀
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衆推爲上
首居亡何却走廬山雙峯不契所言復走千佛寺毒
海清法師方開演長生御講請師爲綱維之職軌範
爲之蕭然毒海人寂師感世法無常嘆曰義學雖益
多聞難禦生死卽禦生死今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
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三鐵閣樞公公圓悟八世孫
也授師以心要遵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住公
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語願局此蟲殼中邪
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潛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

識門庭高峻拒之卽進之也公聞其事笑曰吾知其
為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
回換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便旋觀中
園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
皆出光明日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方丈
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
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
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
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
不足依游走閩中見焉公偶出游遙見師喜曰我子

今來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八門耳最上一乘則邀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自入閻奧矣師從公言踰五門月一日將晚參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舖屋上瓦覆公曰卽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鴉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眾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之前已不相涉和上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劇邪

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坐訊師師一
一具荅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入之今
掌藏室尋請分座說法公旣捐館師嗣住院事非惟
衆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覺驛道達於山門
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爾棄去
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
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永嘉
會玉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爲之主
參徒寔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居之石室巖禪師主
江心豔師之爲復以第一座處師師翩然而往未幾

又以何山精舍棟宇秋隘不足以容衆拓之爲大齋
蓋爲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二院之屬
而塑像繪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大創
歸源寺援報恩例請師開山師慈憫心切亦不欲拒
既至爲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叩擊之授職分班
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警元帥達忠介
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干
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咏弗置築逆川二字遺之師因
飯囚戒其勿萌遁心卽重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
吳二囚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竊發二囚實爲渠魁所

經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以師故獨存師終不違
寧處避入無礙庵又還歸原朝廷爲降院額賜師今
號及金襴法衣師悉散其衣孟所畜退居一室掘地
以爲爐析竹以爲箸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塔雄鎮一
方年久將壞方參政初嘗戍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
師蒞其事師曰民力凋敝久火燄炎而復加薪吾
安忍爲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
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
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掄材若神運鬼輪紛然四集
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

咲趣斧七成粗完其下仍築塔殿宋敞壯麗九斗之
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
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
鑄露盤輪相及嵌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楯砌戶一一
就緒金餅碧明猶天降而地湧也糜錢過十萬而工
役弗與焉辨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旣夜觀
塔燈熒煌知師所造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
漢言直解之辨章甚悅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
以密義尚不能相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
函呼舟同載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刹不一

載開殿堂盡如門廡森如藏庫燁如搏土以設諸像
梵容穆冲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
日省院臺府諸官與大比丘衆共落其成師則日未
也復東南二門通達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
參初地三牌門營普庵堂以施茗飲浚湯人二所以
利浴者限以垣墉縈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
刊開元藏經板仍印施行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
爲也先是淨業慶成東報國船塔寶月松峯諸寺兵
燹之餘莽爲荒榛福建行中書將籍其產於官師言
於辨章獲仍其舊辨章欲閱大藏尊經於家成以七

席什器難具爲辭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爲什分辨以各利表以題號一時畢聚仍畫爲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飲饌間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鐘鼓爲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北之患矣師俄散財如歸原時怙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雪峯虛席辨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啟行未行先鳩工師二十人往拯室廬之歛側者既至絲毫之費咸自己出緇素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師至亟輸還之部使者橐驪自負通榜嚴資積二經輕視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歛衽而去已

思還溫方參政具船迎之千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
師彈指頃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
內附師潛居林泉者將終身江心蘭隱逸禪師市材
於山欲建萬佛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
應之亦不日而成且爲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
蒙堂經室無不具足初師采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
燬已久唯山門巋然烟雨中師見笑曰吾爲爾移山
門爲佛殿何如衆皆合爪指謝之師爲撤瓦輦致故
基一毫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
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

法會師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人大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爲一時寵遇竣事錢唐清遠謂公方主淨慈舉師以爲代師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亟還鄉召匠計傭竭其篋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師爲之出涕悉代償之會中朝徵有道僧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叅偈一卷皆傳於世大雄氏之道不卽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

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
沉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
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
埃風渺漭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
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旣已設法度人出其
餘力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
之矣或者不知專委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
豈可哉

佛心普濟禪師自緣公塔銘

宋 濂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二分教蓋欲利益有情絕類離倫直躋覺路固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挿一莖茅設一淨食亦號爲佛事者夫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念之起卽徧三千三千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跡論哉予於佛心普濟禪師之事不能忘言焉師諱自緣其號曰會堂俗性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書詩爲業人稱爲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骨不凡儵然有出塵之趣每人招提見像變梵筭必胡跪合爪作皈依狀處士君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

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邪乃命從四明白雲寺
觀公爲弟子觀公愛其容止脩雅言辭溫簡以內典
授之讀年十七薙髮受具足戒趺坐一室日以縛禪
爲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日溪泳公泳公一見輒
加獎予使居左右爲執侍尋陞掌鑰泳遷住杭之淨
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像
咸來棲止師自是咨決心要至漸息羣念期造於無
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盡覲省之禮已而復還台
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師遑遑急走欲求
剋泊之地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主人破

屋一間不能蔽風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
所不能建慮慮以延過往者有如日闕闕中有妙相
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親喜曰是足以遂
吾志矣白於主僧明公假其西偏糞除蕪蕪具床几
設衾褥下至庖厨溷溷之屬罔不整潔吳楚閩浙之
士肩摩袂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浹旬焉皆
飲其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畫明公及其同袍
印公義師之爲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
廣渡河上故有圓通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
新之邀致師而爲主師遂遷至其處過過如初師猶

以爲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寶閣月集善士閱華嚴
經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王十六觀相覽者覩相
與行啟發極樂正因關道行空朱覺耀日儼然如化
人天官矣事聞於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今號仍昇
報恩寺額以寵異之師旣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
矣碩壘居雜還塵氛襲人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爰
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橋之陽林樾蒼潤蔚爲神靈
之壤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帥其徒以祝釐報上
爲務由是兩地之間鐘魚互答有若西東家焉元季
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關與寺皆鞠爲茂草師

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爲已任持修行化聚落中隨其
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辟法爲之易業於是
施者四集師仍於桃源夾河兩堤悉斲以石建深閣
三楹間命工塲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厥
世矣師一旦早作無疾如平時索浴更不屬諸弟子
以見性爲急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
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壽五十九僧臘
四十二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舍利無算其上
首祖溢智榮正珪等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殖
樹塔於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溢以鄉先生夏克復所

序行彙介子學子方孝孺來徵銘子聞華嚴有四種
法界其三曰理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
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如水與波焉真空不礙幻有
卽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卽波以明水緣生假有
二相雙存者也師今熾然建立雖若墮事爲而能無
所染着竟全真理其有得於華嚴者歟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普仁公塔銘

宋 濂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爲作銘
記名曰達舍婆陵迦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道
尊行崇其歿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晉
宋以來嘗聞一見焉碑版煇煌始盛於唐宋之際及
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旣葬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隨
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件繫得悟出
世之因來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濂不敢辭師
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發之蘭溪人師生有出塵之

思年十歲往依金華寶石演法院月令月公號秋潭
嘗主罔之叢山於人慎許與獨以遠大期師俾習讀
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朗能領解義趣十四祝髮受
具足戒二十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
時鄰院智者住山了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朗之孫
丕振臨濟之宗師往造焉入室問荅機鋒述相奮觸
電掣霆奔義公命爲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
刹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二所悟無不改容禮之東
陽輝公方主湖之道場蓋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
聲稱籍籍赴叢林間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

南楚說公召師分座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
補其處益推敬師且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
月江印公在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
相與辨詰無虛日徵以宗門棧緣大而沙界小而毫
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浙水西相羊於名山水間日與
達人勝士激揚正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
隱訥公最密風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
至正乙丑始遷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
金華西峯淨土禪寺辦香酬恩實歸義公益表其所
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鼓而退戊戌

冬 大明皇帝親帥六師取婺州己亥春幸智者禪
寺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尚虛特詔師主之一坐十
五夏唱道之外大小室宇咸爲補葺一新別築燕居
於寺之西麓曰潛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
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詔之南
華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
其請如南華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
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佛法旣無
重輕師位寧有崇卑邪師一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
一非耆學碩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

三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
各挹深飲醇嘆詠而去師尤以興廢爲急時有化主
安靜者頗有人緣施者糜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
見設施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
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
而質焉事將白師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
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
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
茶毗法從事收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世
壽六十有四師風指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

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僭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
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胡教授仲申
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爲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
倦玉貫珠聯纒纒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
克抵於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於世
濂聞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苞欽故出其輪下者
多內裏誠懇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飾澤銜鬻於
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旣因之得法見其真實可
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
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爲人所企慕者從可知

矣晚泣南屏道價益重歸然如魯之靈光奈何緣業
僅止於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

明辨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上智及塔銘

宋 濂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
者以攻辭翰辨器物爲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然
自宋季以迄於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
辨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
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
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師
嘉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
撫之如已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

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
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贖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
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
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
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微露文彩珠
潔璧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師
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
其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
作何見解師舌禁不能吞卽歸海雲窟中如礙巨石
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機

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
偏執於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
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
勸辨之師隨機而答隼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
參會不間一髮未幾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
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釋之宗通說貫滾滾
如懸江河聲光煒燁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
宜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
眾手持香花百里驩迎如兄諸佛師爲升座說法不
翅大將建旗鼓申令發號聞者長服乙酉轉鄰刹普

愚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
織帖穆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
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
平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
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
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亡賴男子瞿範日
饜盤飧主庖者厯之瞿銜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
屬受賕證師爲通裏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
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
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首
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穹隆山山卽海雲所在也
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
自行茶毗法火酸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香齒牙
巖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流離色室利羅交綴於上
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於所居山之陰實盈分瓜
髮歸徑山下於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
爲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
身長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
命彼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

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爲賢爲錫今
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於其歿也上首
弟子普慶住持道衍籍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大
圓明妙性寶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
已而說經雷動勢驚風行草偃者爲明此性也諸祖
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本根者亦明此性也
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爲然
至於師表當世者一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
玩其去佛祖之道益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
爲東南靈境哉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藏之

淨慈禪師竹庵懷涓公白塔碑銘 宋 濂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
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爲慈雲徧布索訶世界鼓以
雷風樹爲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旣而圓鑑光師
爲其世道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
觀師若佛智照師若廣智全悟訢師後先敦興荷擔
正法其所以輔散宗綱折衝外侮皆兼用辭章爲佛
事至今聲聞烜著於霄壤間爛然如日星之光何其
雄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性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
初清遠之生有靈芝產於庭槐占者云芝乃靈秀所

疑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
授而知解日勝時全悟以大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
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
爲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涖焉四方名薦紳無不翕
聚無不與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爲中平
允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承危公素時尚
布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
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闢之法清遠咸行
與聞之反覆參求益探其間奧其學於是大進形諸
篇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跡

沉冥盡歛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謹曰此文
中虎也清遠恚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
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
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厲諸徒衆未有對
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鶴橫秋日無留行全悟振威叱
之衆爲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二三全
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向之歆慕
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夸之宜其
恚也全悟瀕沒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四十餘
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

游爾汝懋哉宗游字季澤今大天界寺主僧也寺即
故龍翔云全悟既示寂清遠肆爲汗滂遊見虞文靖
公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於瀏陽二
公聞其雄辯纒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於舅氏者
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
延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
當兵燹相仍之際爲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初
淨慈禪林虛席四眾一心復請爲主持會儀曹奉
詔設無遮大會於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
京師遂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

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有所惱召門弟子善斛屬以後事怡然而逝是月之十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日齒牙曰鉢塞莫曰室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禘葬爪髮塔之東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主名山者某某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清遠善鼓琴同袍以無益風之清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般若所寓也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

枝五莠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爲居以相依清遠舉大法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瞋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嘆息而去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知餘不詳載也清遠諱懷涓清遠其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十有九僧臘四十云濂聞之世間萬事皆可僞唯死生之際不可僞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

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驚動當世非有
證入毗盧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
蓋亦若斯而已濂長清遠八歲雖屢承容色官守所
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九原不可作矣其人室矣
子報國道謙持自爲事狀同鍾山德壇以塔上之文
爲請因畧其細而撮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

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別峯大同公塔銘采 濂
華嚴建宗始於帝心大士帝心作法界觀門及妄盡
還源觀以傳雲華雲華傳賢首賢首既終而其徒慧
苑等悉叛師說後百有餘年僧統清涼國師遙遵遐
軌丕弘教緒國師傳圭峯圭峯傳與後又復廢逸朗
現父子相繼而作補葺粗完現傳塔塔傳源二師陰
搜陽闡其宗於是乎中興源傳仲仲傳觀觀傳會會
傳心心傳悟悟號竹坡自吳來越開法景德教寺越
之有賢首教自悟始悟傳介介傳瓊瓊傳東山萃宜
承國師之旨大能發越受學者至于千餘人萃傳春谷

通遇傳今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同公上邇圭峯凡十
有六代矣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峯越之上虞王
氏子世推替纓之族父友樵母陳氏妊師已十月父
見麗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也竟
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既出聞房中兒啼
聲笑曰兒豈向來浮屠耶幼極俊爽覽諸載籍輒會
其玄奧父授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
續承家學屬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纏
繞塵勞乎命舍家入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游已而鬚
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復往依之獲授五教

儀玄談二書調懷古肇師受四種法界觀懷古春谷
皆京山大弟子深於華嚴之學者也公天分既高又
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
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陞主寶
林華嚴教院召公謂日子學情且博矣恐滯於心卽
以成龕執曷從事思惟修以滌之乎公卽出錢塘見
佛智熙禪師於慧日峯下誓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
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昔寒佛智嘉其有成
欲縻以上職不聽而去俄上天目山禮普應本禪師
普應見已期之如佛智公將久留普應曰賢首之宗

日遠而日微矣予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母又濬乎此
龜爲資清涼像而遣之公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
一心不識孰爲禪那而孰爲教乘內外自此空矣亟
遣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乃命之司賓
等陞上座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公爲分講雜
華玄門會元統宗必極其所言宋故官徐天祐王易
簡聞之相與崇獎弗置聲光煥着五尺童子皆能知
其名郡守范侯某憐春谷僧臘已高風之使讓其席
公毅然不荅侯設伊蒲供延公親與之語公曰有是
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子之分吾訓後人苟乘其

毫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爲乎明公縱愛我厚名義不
可犯也侯不覺離席把公臂曰別峯誠非常人也元
延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公自念圭峯以
來累葉相承其間或絕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
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演雖至於勞勩弗敢少懈天
曆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遴選名山主僧一歸
至公陞公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院遷主嘉禾
之東塔公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寶林寶林清涼
肆業之地人咸爲公榮公固守謙退遲回不上州牧
邑尹山林友社交疏延請亦不允至第二疏始投袂

而起倣終南山草堂故事建高齋闢幽舍招徠俊又
浙東西莫不擔簦躡屨爭集輪下公竭忱開授比景
德爲尤勤法筵之盛不減東山時公復念許玄度皮
道輿蕭答三公程師孟汪仲舉二郡守有修建塔廟
之勲立五賢祠以世祀焉至正初順帝御宣文閣近
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帝嘉之特賜金襴伽黎衣帝
師大寶法王亦昇以六字師號隱然作鎮江南宗門
恒倚之以爲重狀元忠介公忝不華守越病旱無以
禳僉謂非公不可公爲焚香臂上以請雨卽澍公蒞
事一紀餘以疾固辭堅臥崇福庵中未幾部使者持

節行郡迫起之元季寺焚於兵公奮然有爲創演法
堂及方丈室皆六楹間堂以實三藏梵典室以修首
楞嚴期殿閣門庶將次第經營而時事日棘公因退
處瞻博迦室年垂及於八十矣 皇明御極四海更
化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層成應詔集 闕下入
見於武樓獨免公拜跽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
復 召賜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
十二月得疾久不瘳口占辭衆語端坐而蛻寶三年
春三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個年六十五越七日遵
治命就城南竹山准法闍維收餘燼瘞焉所度弟子

泰來元善如坻性激慧朗智僊真詣總該其嗣法分
布列剎者則妙心大衍臯亭善現高麗若蘭景德仁
靜姜山明善延壽師顛南塔國琛福城大慧景福性
澄妙相道偁法雲道悅小寶林日益淨土梵翔也公
神宇超邁伏犀挿腦長身而玉立美談吐王公貴人
輕重教門者公發論袞袞弗休其挺已衛道理或不
直雖斧鑕在前不少挫氣中歲稍涉魔事至中之以
危法公不顧下帷却掃日味華嚴其人一旦自斃然
其游心文翰賓接賢公嚙燕饗贐遺唯恐不盡其意
永康胡公長孺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文肅公

文原長沙歐陽文公玄烏傷黃文獻公潛武威余忠
宣公闕咸樂與公交函詩往來無虛歲歲晚與安陽
韓莊節公性李著作孝先唱酬於水光山色間尤極
其情趣扶植他宗無塵毫猜忌聞其賢也歛衽不暇
繼江恩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衣天岸濟師台衡教
也挽之尸圓通至於甄別人品摩厲後進三宗優得
其人古林茂師之主保寧馭下過嚴楚僧無賴者數
人將邇之於公府公偶過於旅邸設豐食食之從容
謂曰吾雖不識古林問其爲禪林名德子等將不利
之君子以爲何如人不如且已否則罹大咎也果沉

吟良久稽首列拜而夫事遂寢公性至孝自恨蚤喪
父養母純至及亡春秋祭祀無闕且請名臣書父母
羣行樹碑於墓生平無躁進意高麗潘王遣參軍洪
淪施大藏經於二浙淪自負通內外典不復下人入
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於王邀公游燕都將振拔
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撫世酬物
終始如一不以久近爲碍而散其誠逮革代之後囊
無一錢唯存書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能文者著述
頗多未脫稿輒爲人持去其外集曰天柱稿錄公自
著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爲寺所作者也嗚呼

賢首之宗不振久矣凜乎若九鼎一絲之懸公獨能
撐支震耀使孤宗植直於十餘傳之後凡五十年非
賢者其能致是乎濂總修元史開局於善世院茹獲
識公公以濂爲文獻公門人時相遇從慰勞者甚厚
及公旣歿公之徒總該又與濂仲于中書舍人遂遊
乃奉天衣萬壽禪寺住持元靜狀來求銘久未及爲
而遂爲該請之愈力今該以材獲選俾返初服爲河
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又移書申言之今家食
多暇據狀所書推原傳授行業之詳而爲銘文辭雖
繁而不殺者稱人之善法當如爾也銘曰 中天調

御說大華嚴最勝種智萬有俱舍煌煌帝心冥承遐
受昏蒙之中鑿開戶牖熾極而衰微欲灰不有清
涼曷振其頹黃龍入夢鱗鬣照日首枕尾蟠臺之南
北曾未再傳離而去之諸師繼興是考是毗載之則
升委之則墜丕弘在人道何行廢奕葉之餘靈承者
公奉華茹茲號爲法雄謂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
中而得自在帝珠出現寶鏡臨空交光互照真俗俱
融不善效之或膠于相若不剷除孰非吾障旋光內
燭耿耿孤明一法不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靈慧自
發內外皆空觀心無物出世度人從者如林據摩尼

坐揚清淨音旃檀熏心醍醐灌頂香味所加動靜雙
領 詔下九門召入 禁廷恩光赫艷佛日增榮賢
百之宗非公誰寄慧力之施護焉爲至報緣已終輕
如蛻蟬定光常寂白虹在天龍鬼茲塔陰颺颯爽沙
塵有生墜門稽顙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元靜公塔銘 宋 濂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夙有一定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者一旦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濂於樸隱禪師之事恒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日繁乏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闢其萊蕪以食四衆儻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詰之先是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

縣列現過失縣令丞寘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
刑部刑部訊鞫既得實以師爲寺長失於檢察法當
緣坐移符逮師或問師曰此三年前事爾况師實不
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
至部部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
之當書責款以上師操觚如吏言尚書暨侍郎覽之
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是有審之務得其情
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陝西爲民間亦大悔且泣曰
聞草介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爲也
師弗顧行至寶應請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

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虛了公
與師爲舊游一見甚謹師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爲青
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師悅曰吾遺骸有
所托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德色明
旦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
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與總虛爲其龕歛以
俟師之季父至道盡然傷心遣其法孫梵譯走寶應
焚其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
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其年四月八日至道同其徒結
龕於山陰和塔祖隴之側瘞焉嗚呼師初以童子從

弘教大法師立公於大報恩寺大師使其祝髮受戒
於昭慶濡律師師疑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以道德
辭章下帷授徒師亟性從之韓公察其精敏首開以
奉經要自次訓以爲文程度俯仰變化開闔曲折悉
洞然於心曾伸紙引墨思源源而不可遏韓公爲之
撫几稱善大岸濟法師以佛海大弟子通台衡止觀
諸書開講於虎林之集慶師又往從之法師爲析三
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辨波瀾浩蕩廉陛
高嚴師能一一頷解台宗諸大老競以書聘之欲令
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爲

當代妙喜師又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
霆聲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邪復
問荅四三轉皆愜叟意叟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
也遂錄爲弟子命歸侍司尋遷掌記室師年已二十
七矣久之出遊建業大龍翔寺寺主廣智全悟訖公
精貫儒釋二家行文爲世模範不輕與人見師特盛
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一留九
十日乃還宅若黃文獻公潛蒙古忠介公恭不華翰
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於虞公名聞行宣
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天衣

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衰倦於將
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卽前所謂和塔處也元亡
皇明龍興召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升濟幽靈輪耆
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壁峯金公特被召入
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
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延
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
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爲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修
禪者未嘗聞教師則兼而有之且適儒家言文又足
以達其意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

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
定業將誰尤哉師歿後一年譯請虎丘大師仁公疏
爲事狀以濂與師友也來徵銘嗚呼師於死生空矣
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繫着何假於銘哉然不見諸紀
載恐無以口師於天下後世濂因詳著其事而勒諸
碑蓋誠有傷於中也師生越會稽縣父倪機母嚴氏
皆號士族其諱元澣其字天鏡別號爲樸隱一時聞
人多紀咏之容貌魁偉襟懷煦然如春世間機筭理
闔之術不識爲何物性尚風義斷江恩公與師締忘
年交斷江卒師爲刊布詩集請虞公銘其塔三主名

山起慶補壞具有成績壽六十七臘五十三三會語
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葺若干卷所度徒弟曰自
宗曰梵詠曰梵誇等若干人嗣法而住院者曰禪慧
智湛曰龍山普明曰昭福楚磨等又若干人云銘曰
我觀羣生所作惟業黑白雖殊影嚮無別因緣合并
如磁引鐵神應自然牢不可脫於越之墟降生良繇
氣量軒然欲吞虹霓義理蠶絲自何而推闢其通途
非東魯書乃經乃史載攻載讀植其幽微罔不昭燭
形諸篇翰龍錦盈束擲地鏗然聲逾金玉此亦鹿迹
盍返其真性具之旨何妙弗臻圓通萬類不隔綠塵

從而學之捷如轉輪文彙教筌彌中虎外苟或滯之
觸境斯礙身若觀空超然無對拔劍一麾千軍咸退
本既茂矣末則有光手掘玄珠三鎮道場扶衰振弊
作世法幢以何因緣魔力遂疆訾金非純斥玉非瑩
笑談受之容色非愠我初無生死亦吾分執刃斬風
於風奚損先至人橫罹凶危委以大順理亦類斯
顧茲有衆倚若蒼龜身亡道隨寧不遐思天能勝人
是非自定外物去來豈傷吾正我造銘文用白師行
萬里無雲一天如鏡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慧日公碑銘

宋 濂

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於是
是有學僧伽奉 詔入京 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
大夫暨百僚咸在而留伽魚貫而見時東溟大師年
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 上親問以升濟沉冥之
道師備述其故 上悅顧衆而言曰邇來學佛者唯
飽食優游沉霾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
之要典何不研究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
也自後數召兄字而不名人皆以爲師榮及建鍾山

法會請師說毗尼淨戒聞者開悟時洪武五年春正
月之望也師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
學真心合道不雜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
花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修
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不遠乎至四日跋
坐書頌合爪而寂世壽八十又九僧臘七十有三其
月十日奉全身藏於山之西峯妙應塔院妙修乃具
行業來言曰先師有陸言吾死非宋學士不可以銘
吾塔執事嘗與先師游敢援斯故竊有所請濂前年
幸謁師見師精神浮動眉宇間戲謂師曰法力所攝

師之四體當益強歲歲上京師必過虎林必與師談
辨如今日也師曰學士固未艾老身石火電光爾烏
能久乎遂一笑而別豈意師果條然而西往乎銘何
敢辭師諱日號東溟天台赤城人宋丞相賈魏公諸
孫志慕空門往縣之廣嚴依平山等公落髮爲桑門
時子庭訓公講台衡之學於赤城師走輪下而受其
說依科指授便能領其大義觸類而長日增而日益
子庭嘆曰投丸下峻坂不足以喻其迅疾也北峯之
道其藉之以大旨乎自是子庭一屬意於師歷代相
承微旨所以扶正斥邪伐異歸同者無不言之師之

學沉漫醜郁而名動一時矣一旦假寐似見有竹橫
地下竹上所凝者白粥粲然師因臥而餐之及覺言
於子庭子庭曰竹粥與竺同音子得就地以食其緣
殆在上下兩天竺之間乎子宜亟行師卽持瓶錫而
出遠度浙河拜竹屋淨公於上竺觀音教寺竹屋見
之謂其衆曰此郎不凡他日當嗣主茲山不可以少
年易之爲遷燥剛之地遇之如賓友會有管轄之役
施金帛者接踵而至勤舊僧欲揭示氏名以勵其餘
選工書者衆卒無以應師揚袖出曰吾試爲之霞布
雲舒精承煥發竹屋兄之尤喜且曰吾前言果不謬

矣翹翹蒼松挺出於荆榛之上者非其類也邪命典
賓客尋更掌僧藉竹屋旣示寂越溪澄公自演福來
繼其後越溪甚器師延居後堂之版首未幾出世吳
山聖水越溪念之弗忍舍復招還山處以上座以表
儀四家吳楚閩蜀之士跣足而至者動以百計師隨
其性竇淺深而疏導之作人之盛當時罕有其比元
重紀至元四年行宣政院采諸人望以主列刹而師
獲主薦福歷三暑寒下竺靈山放寺災至正元年宣
政使高公納麟謂非師無以膺起廢之任移師位之
師至修普賢大士殿雲間大姓蔡氏邀師至家施錢

十萬緡師過姑蘇大致香楠爲材曾未幾何大雄寶殿成秦卒其妻夏氏爲刻佛菩薩洎觀音大阿羅漢諸像黃文獻公潛實爲文記之四年高公又遷住上天竺于庭所謂上下雨天竺之徵至是益驗矣師知緣契在斯夙夜注心罔敢怠遑走募多金之家初修大殿次建三解脫門次鑄巨鐘構危樓以冠之次營重閣講堂上祠諸祖下講法之所若白雲堂選佛場諸寮宇一一皆完復整已索甃通塗自普門達於三門凡寺制所宜有無不具焉帝師大寶法王嘉師法行賜以金襴法衣及慈光妙應普濟大師之號十六

年師自念人貴知止汲將焉求竟搥鼓而退隱於會稽山水間飄飄然如野鶴孤雲人不知其爲師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方領宣政院事遣使者以物色訪之力請還山躬帥僚屬以迎師知其誠復再正法席前後所住凡二十五年 國朝洪武改元始獲謝事於塔院師軀幹脩偉眉長三寸餘其白勝雪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耄倪見師經行曰我白眉和上來也爭持香華以爲供養居常顏面嚴冷片言不妄發卽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於誘掖後進辭色溫如春陽天台四明所著

諸書循環開授止而復初聽者咸謂披青雲而見白日其在京時輿論以瓦官昇元敎寺乃天台初釋法華道場不可久廢乃以其事上聞卽天界禪林別建室廬以存舊號請師開山師爲陞座說法九府大浮屠皆俯首以聽風聲所被遐邇翕然歸心焉師所度弟子甚衆其在下竺則圓具等十人上竺二迦二百人而妙思妙本妙修爲最先嗣其法系者則思齊行樞允鑑允忠良謹普智文會元琇景梵各闡化於四方今繼師住上天竺三者卽妙修也濂聞法智尊者中興天台之道五傳至北峯爲尤盛北峯諸子無不競爽

而佛光桐洲剡源爲最良剡源之孫曰越溪而相洲
之孫則玉岡也師爲佛光再傳之嗣視越溪玉岡爲
法門兄弟先後同荷大法攝受有情法筵特爲江南
之最柰何越溪玉岡同年化去而耆德偉望唯師之
存歸然如魯靈光聳人瞻敬三十八年之間其弘宗
助教有功多矣苟不勒諸廟妙之碑何以垂示罔極
而慰學者之思哉乃從妙修之請而述銘曰 人天
之際所貴惟誠能貫鐵石可達潛冥世之修學思證
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孰營俾彼大師爲時俊英依科
攻義分疏尋經春蒸卉木水剡建瓴天延法胤神夢

符籙出演鴻寶丕昭性靈龍鬼夜聽寶華晝零肯昧
道器一混涓涇飛樓矗矗湧殿亭亭棟吻獸樓程礎
礪擊琅函飭鳳華筮鏗鯨一實所感百物交并有仆
必起無廢不興惟心所證諸緣莫撓塵毫無累體用
咸貞養竭表裡昭合幽明出言石墜轉盼霜凝釋門
著蔡剎海章程屬茲象末倚作金城豈期蓮萼遽生
淨泓三宗抱戚四衆舍情魂游樂國魄閔泉扃世相
莫廢人文是徵後千百載尚信斯銘

尹山崇福寺永隆禪師塔銘

道衍

非常之人爲非常之事爲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此
理之固然也夫佛聖人之教神變化利幽明天人之
向仰神龍之拱翼求其法多奮然不顧其形命非挺
特雄偉非常之人其可能乎如薩埵之飼虎達王之
代鴿藥王之焚身仙人之截體是也今隆禪師者詎
非其倫也歟禪師諱永隆姑蘇施氏子在襁褓卽不
茹葷血惟佛法是慕年逾冠白父母求出家遂舍入
尹山崇福寺投禮天泉澤法師之孫永定祝髮爲僧
洪武甲子試經給祠部度牒受具戒師志力苦澹耿

耿與常人殊乙丑九月十五日夜師聞空中天神報
曰此寺創于梁之天監燬於元之丙申逮今三十年
吾受佛囑衛此伽藍師能重建當陰相之師乃感天
神之言遂化募衆檀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大經以
立願書時筆端出舍利燁然有光人罔不駭異信敬
師裒資庀材先剏大椎殿舟往三衢構大木過錢塘
江颶風飄筏將入海舟之衆皆嘆泣師曰吾之所爲
非出於已天神來報故爲爾吾以天神大權焉可妄
而不陰相乎俄頃風轉回筏抵江岍木商黃有亮異
之與同友曰竒哉殿成當爲造大佛像以報辛未八

月殿乃成二十五年壬申朝廷度僧師引其徒赴京師試經請給度牒時沙彌三千餘人其中多有不能記經欲冒請者於是上怒送錦衣衛皆籍爲軍師慈憫無可抹二月二十四日詣奉天門奏聞欲焚身以求免上允二十五日勅內臣以武士嚴衛其龕至而華臺師出龕望闕拜辭入龕索楮書偈曰三十三年一幻身洞然性火見全真大明佛法興隆日永祝皇圖億萬春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內臣曰煩奏上遇旱以此香斬雨必驗須臾秉炬自焚烟散凌空異香撲人羣鶴飛翔于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

無算二十七日上以三千餘人悉宥辜給與度牒時
大旱上召僧錄司官迎師所遺之香到天禧寺率衆
祈雨以三日爲期至夜卽降大雨上喜而謂羣臣曰
此真永隆雨於是御製落魄僧詩以彰之四方之人
聞莫不感慕流淚而稱頌者是年秋八月其弟子時
習函靈骨歸葬于尹山而塔焉永樂二年甲申春廬
州童福宗居士以師行實一通來京師請余銘其塔
嗚呼凡血氣之屬以貪愛爲本奚肯拔一毛以利於
人乎今禪師者德感天神重建梵刹又能舍全體以
拯衆難豈非挺特雄偉非常之人也哉故衍弗敢讓

乃序以銘曰 形生之徒貪愛爲本巧其內施一毛
焉肯執有舍身以濟厥衆大心上士始克勤勇吁嗟
禪師天神佑翊重建寶坊緊誼之力吁嗟禪師不昧
因果如彼藥王如彼薩埵但知剎生寧卹猛火奏聞
於上上迺曰可吁嗟禪師積薪自焚羣鶴翔空烟燄
成雲感動聖主信非常人三千得度且泣且訴吁嗟
禪師道高于世不斷不常無來無去函是靈骨塔藏
於尹師之德風千古不泯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溥洽法師塔銘 楊士奇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上御便殿召僧錄司右善世溥洽入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賜佛像經鈔若干緡給驛舟命中官護送既至明年爲宣德元年七月廿有八日微疾呼寺之住持惟實付後事留偈訣別其徒云清淨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停龕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龕於長干西南之鳳嶺奉全身建塔焉貴戚名卿士庶方外耆耄送者萬餘人訃聞 上遣行人王麟蒞祭

於是其徒國灑慈霍等奉惟實所狀事行介禮部尚
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助爲之言按
狀師諱溥洽字南洲晚號迂叟又稱一雨翁者人卽
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宋寶章閣待制游之後世
居會稽之山陰祖某仕元爲饒州餘干縣尹父仁甫
母餘干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自幼聞爽穎異父教
之詩書悟解日益進來亂已志慕出世法有老長戲
之曰仙人本是山人作師應聲對曰鳳鳥終非凡鳥
爲衆驚異之每入招提瞻佛像輒敬禮膜拜父母知
不可遏命於郡之普濟寺禮雪庭裕公爲師旣受具

戒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重之命典賓客其儀
矩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以爲難能而傳究教
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薤玘公於普福講求
要旨凡諸經範精粗小大之義靡不貫串而苟通儒
書間以餘力爲詩文多有造詣玘公命首懺事行三
昧法而自是進於止觀明淨之道及玘公還演福廣
陶鑄來學師偕同志二三輩奮進其中沛然有所自
得洪武辛亥出世主孤山瑪瑙講寺戊午全室泐公
等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師時玘公在焉訓釋考
訂多所助益癸亥住蘇州北禪寺學徒雲集師爲開

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儀郡之樂善者咸心
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受法華經旨師敷析
要義無智愚高下人人滿所欲而退一時宗門耆碩
如九阜聲公啟宗佑公咸共嗟賞謂吳中法席繇宋
迄今可爲盛矣又六年主杭之天竺蘇之學徒從往
者甚衆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期懺七晝夜
爲衆講貫無虛日歲餘 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爲僧
錄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通東魯之書博西來之意
之語益知之爲深居長干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
禧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室及門有二神人兜蓋金

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寺主在是旣覺請師告所夢
且曰公其代吾師乎踰月夢觀卒有旨命師兼主天
禧而四方學者歸嚮益盛法益振教益流譽望益隆
勲尊貴戚趨走敬禮者接踵戶外又三年陞右門教
遂陞左善世 太宗皇帝舉義師道衍公有輔翼居
守功 上卽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主教事師以左善
世遜衍而已居右 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修天禧
寺浮圖落成之日 車駕臨幸命師慶贊祥光燁煜
萬衆聚觀 天顏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構
詞間之左遷右覺義疏斥師不辯自處裕如旣而

上察其心復右善世 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
召問禮遇特厚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賜
賚屢加蓋師歷事 列聖一以至誠而言動必祗禮
度處物以和馭衆以寬接引來學隨材具深淺而開
悟之咸有成而去解后逢掖士喜商論文事三四十
年間鉅緇老衲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爲首衍公既進
位太子少師賜名廣孝其晚歲於師尤厚有疾將化
之前一日 太宗皇帝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
爲對不及他事蓋兩人知契最深云嘗有問師壽幾
何曰九九不過焉有日供畦蔬 一日師勞之曰勤

爾久矣更用盡七月至是皆驗師所著有金剛經註
解附錄二卷應制及與名人倡和詩若干卷 國家
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皆師定以貽範於後其所度
弟子圓悟大霑僧錄右覺義慈靈志了若干人得法
弟子僧錄左善世間晟右善世圓淵鴻義玄妙廣惠
禪師右善世行杲左覺義守行右覺義惠朗德潤集
慶雲山僧綱都副智達善啟上天竺住持碧潭等若
干人銘曰 天台之源啟於鷲嶺教觀顯示煥乎炳
炳如獅子吼如海潮音浩乎洋洋閎博雄深以大總
持妙盡佛意作憲垂範沿遠有嗣千歲之下傳暨治

公公所自出偉儒其宗明爽夙成與佛有契一瞻金
像如悟宿世捐棄愛念皈命慈父秉心之堅金石非
固道之難致海闊天高力探精思靡夕靡朝助其思
之沉潛反覆逮其發之芬華穠郁如山之載如川之
輸瀨之無盡挹之有餘奕奕講筵鳴鼓其鏜四衆拱
聽如聞得明名山鉅利屢主法席來學來依奔走填
溢譽聞四馳升聞黼屨褒之揚之有來玉旨爾正爾
徒無間遠邦爲國迎釐爲民迂祥祇事爲國迎釐
爲民迂祥祇事列聖眷顧寵命有赫敦爲中蠹天
鑒靡忒無往不復世齡八十聰明疆固咲揮玉塵從

酉召至北京與論諸經稱旨恩遇甚至俾居崇國寺
賜國師冠金織袈裟禪衣諸物仁宗昭皇帝嗣位寵
錫封號賜語曰朕惟佛氏之教以大智慧而成無上
之道以大方便而開普度之門上以翊衛於邦家下
以利安於品類自昔有國家者莫不崇獎異以隆
其教爾智光安心寂靜持戒精嚴方便慈悲弘深利
益克光揚於佛道式敬事於朝廷宜有褒榮以旌善
行今特封爾爲圓融妙慧淨覺弘濟輔國光範衍教
灌頂廣善大國師爾尚益加精進永丕闡於宗風懋
乃忠誠式輝光於寵命欽哉賜金印冠服復賜孔雀

銷金傘蓋旛幢及銀鍍金携爐盆罐供器法樂几案
坐床輿馬諸物悉備仍廣能仁寺居之宣德戊申宣
宗章皇帝奉聖母太皇太后慈旨出內帑所辦北京
賜臺山大覺寺功德利濟無間顯幽特命大國師居
之以佚其老并勅禮官度僧百餘人爲其徒恩德至
厚無以加矣大國師乃出累朝所賜金帛及衆所施
者倩工累石爲塔於寺側期以棲神於他日今上皇
帝卽位之初加封西天佛子誥詞口朕惟佛之道清
淨慈悲化度萬有功德高廣利濟無窮自昔有國家
者莫不崇獎褒異以隆其教今圓融妙慧淨覺弘濟

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智光夙究三乘精
嚴戒行事我祖宗始終一誠肆朕嗣承大統命脩薦
揚之典上資皇考宣宗章皇帝在天之福益篤精虔
宜有崇獎茲特頒誥印加封爲圓融妙慧淨覺弘濟
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西天佛子大國師於予不
揚宗範式昭佛道之興隆普濟有情用贊皇圖於永
久欽哉賜玉印寶冠金織袈裟禪衣時服棕輿鞍馬
定器之類前後遭遇列聖眷待之隆如此而其性行
純實簡靜非衆所及朝廷凡命脩建大齋惟誠惟恪
每入對天顏惟以利濟萬有爲說仁宗所賜儀仗出

人屏不敢用上知之遣中貴人問故對以平生但持
經戒非有汗馬之勞寵錫所臨謹受藏之足矣用之
豈不益過耶上嘗御便殿召問對復如前深歎異之
故制詞極其褒重師於經藏之蘊笏達深探所譯顯
密經義及所傳心經八支了義真實名經仁王護國
經大白傘蓋經並行於世人言其功不在鳩摩羅什
之下其中外弟子數千人各隨其器宇引掖之上首
則有僧錄司右講經月納耶實哩禪師吾巴帖耶實
哩左講經帖納實哩左覺義吾荅耶實哩梭耶實哩
衣鉢侍者左覺義納耶實哩左覺義禪牒實哩右覺

義三曼荅實哩及高僧襄然爲領袖者數十人及以
番字授諸生擢爲美官者亦十數人壽齡旣高智益
精敏有求而問之者卽懇懇開說不厭不怠非養之
有素詎能然耶宣德十年六月十三日示寂享年八
十有八僧臘七十三未寂之先十數日以經詮衣鉢
及身後事悉付其徒而戒之各勉精進及期其徒請
留偈示衆荅曰大乘法門無法可說衆復懇請揚言
云空空大覺中永絕去來蹤實體全無相舍虛寂照
同旣儼然而化三日入龕又三日掩龕梁體柔和容
貌如生計聞上忭歎之遣官賜祭文曰爾梵學精專

毘尼嚴潔深造妙解了徹三乘歷事五朝惟誠惟敬
爲民祈福爲國祝釐計其初終多效勞績臻於高壽
翛然示化聞訃興歎重失老成靈爽不亡服斯諭祭
勅有司具葬儀增廣其塔并創寺宇賜名西竺舉龕
之旦朝貴僧俗送者填溢道路至荼毘所至善大慈
法王說偈舉法炬甫至薪下其龕頂智火迸出烟焰
五色光明昭灼旣畢遺骨皆金色得設利盈掬瑩潔
如珠旣葬其徒有進其遺像者上親製贊詞書之曰
託生東齊習法西竺立志堅剛秉戒專篤行熟毘尼
悟徹般若澄明自然恬澹瀟灑事我祖宗越歷四朝

使車萬里有勩有勞摠瀝精虔敷陳秘妙玉音褒揚
日星垂曜壽康圓寂智炳幾先雲消曠海月皎中天
特撫其大槩序次而銘之曰佛法本來自西天慈悲
清淨功德全大善願力廣且淵法門種種開方便三
千世界復太千萬有利濟超無邊軋坤以來至道傳
亘古無後今無前燈燈有續相綿延國師出世了真
詮精嚴戒行息萬緣遊方徧歷名山川一朝奉使西
翩翩皇明聖化式昭宣諸城國土皆周還往復一再
叅玄玄三昧契合何克然歸來駐錫侍御筵敬事列
聖惟惓惓純明簡靜志操堅榮華過眼澹不遷大齋

普度心益虔但願蒼生離垢纏翻譯經說紛連篇靡
而授之弟子賢壽高慧普多福田宗風大振周八挺
五朝恩遇孰與肩榮封厚齋何駢闐光揚名教由後
先陰翊皇度億萬年

曉庵法師善啟塔銘

錢溥

師諱善啟字東白號曉庵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世祖慶宋發遣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郎家吳之支硎山值兵徙北郭父永年性好善稱楊佛子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人無量壽院禮永茂院主爲浮屠旣長屏迹龍山窮 夜力於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典記於洽公者甚以永樂元年薦主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逾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 召纂脩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

賜金織袈娑衣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疏陳
利病不報內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
玉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與璧庵完公輩同還有江
行倡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倡尤多歲遇杜
丹開時必盛集題賞錢塘瞿公宗吉雄於詞賦常用
一韻往復幾百首詞鋒益銳海內皆傳焉正統八年
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
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弟
子慶暉等與其姪是昇奉柩歸葬於舊隱治龍山遵
治命也既葬且二十年於塔銘尚未之作者志蓋有

待乎叨居侍從之列利澤不加於民空言無補於世則亦負師期望久矣茲使交還獲訪墓於龍山下見其塔銘尚虛則溥亦何待而不言哉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公槩巡撫東吳威聲大振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謁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於公得預鄉舉然溥亦始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由是往還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肅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或閉戶發篋出古人真跡對閱評品如論宋仲溫陳文

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於陳吳中
稱高楊張徐爲近代四傑然季迪衆作皆得體如律
倣劉長卿選兼章應物皆人所不到宜其爲最文則
法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
而詩則宗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爲奇至論儒釋
之辨曰且各爲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
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養生送死一務從厚與兄弟
極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交四方宿儒名緇必以誠
未嘗見情容然非其人亦未嘗與交此韓子謂墨名
而儒行者也薄也荷師期待既久倘以餘齒無負於

斯世則亦無負於所知矣姑書此以與其徒慶暉等刻石於墓而且系以銘曰唐有師暢曰喜文辭宋有惠勤亦號能詩暢由韓子儒行以彰勤藉蘇公得附歐陽顧今東白有學有德旁邃詩文兼此二釋豈無韓蘇俾世有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齊閨之北寂焉淵焉於此埋玉奔走幾年始遂弔謁有言莫酬庶永其碣

玉芝大師法聚傳

徐渭

玉芝大師名法聚姓冑氏嘉禾人也始去俗從師海鹽之資聖寺與董從吾翁謁陽明先生於會稽山中問獨知旨持詩爲贄先生器之答以詩至金陵參夢居禪師於碧峯寺問如何不落人圈續居與一掌師大悟自是往湖郡居天池山其弟子名和玉者與渭爲方外交結廬於山陰鏡湖之濱師往來吳越間數至其地涓數往候之或連晝夜不去并得畧觀其平生所著論多出入聖經混儒與釋爲一然好勝者或以此詆之謂師苦於文而疎於道夫語道涓則未敢

至於文菴嘗一究心焉者涓觀師之文未嘗苦也所謂疎於道者其又可信乎然涓嘗令師代濟法師荅白居易問未了佛法書又令作首楞嚴昧晦爲空一章解合千有餘言據案落筆應手而成奧旨精辭一時皆徹則師之道概可知矣若其爲人峻潔圓轉舉止蕭然王公貴人見其人至不敢屈而庸夫豎子一聞其教輒興起自愧反其所爲曲儒小士多詆釋遇師與立談顧趨而事之舍所學而從彼不可以觀道乎師居天池山二十餘年登坐說法者凡幾每說衆至若干人退而警悟趨道者甚衆而其所嘗侍奉第

予往來山中亦多至數十人皆冲然自得修行清苦
循雅有常度間或以詩聞於世所至人皆知其爲師
之徒也嘉靖癸亥五月十九日忽示微疾一日召徒
衆謂曰吾將行矣沐浴更衣覆而逝間一年將以閏
二月十六日藏骨於某所其徒某某抱諸遺事走數
千里道來京師請銘於兵部侍郎蔡公而涓適以尚
書李公聘寓京得見之取其遺摺其大者爲之傳

玉芝大師塔銘

蔡汝搨

玉芝大師法聚姓富氏嘉禾石族子生於弘治壬子
十一月廿九日終於嘉靖癸亥五月十九日壽七十

有二年方髫鬣肆儒業淹通經藉因從師於海鹽之
資資寺後數年陽明王先生開講於稽山聞良知之
指若契機緣遂以偈爲贊謁王先生先生荅以詩今
載集中有荅人問良知詩云人卽此僧也至金陵叅
夢居禪師於碧峯寺閣問何如不落人囿續居與一
掌輒霍然大悟自是徙居武康天池搆玉芝精舍禪
坐其間四方遊衲集者頗衆浙之東西著名耆宿聽
所誦說莫不欣快主事一菴唐公郎中龍溪王公往
往訪師山中證儒釋大同之秘天池去德清纔三十
里余持服居山中時往來尤密方赴四川提刑荅以

偈語謬以子韶比余而以杲老自寓余心知其欲示
究竟而世程相尋未暇問也頃歲爲兵侍其徒明源
以示叔聞悵然失此禪友且嘆世之知師者不曰師
詩僧則曰推禪而附儒嗚呼師豈惠休齊已之倫哉
謂儒釋兩無所底非知師者已余營荆子山悅其負
峯而面原構廓然堂師適至授筆銘曰儒曰太公釋
曰無聖不二不一水月空鏡非心物伍物不我競海
印森羅寂感斯應妙圓致止曰惟正定余歸自青原
師見訪扣云公至青原鄒祭酒如何論箇事韻青原
講語爲師誦之師和曰曾叅作聖功探頤用師法紛

紛千古下與論多執者昨見碧霞翁披榛闢蕪說良
知衆妙門洞然啟真訣指我視聽機不爲聲色較玄
珠出問象走盤恒自活靜於動弗踰明與暗相徹物
來斯順應未應名未發在迷本不虧悟亦無所得穢
伏江水澄影現秋空月溢目烟寒輝掬手不可掇萬
有鏡中象歷歷布森列擬心纔有無寶器成決裂見
忘道自真智私乃多惑一念微與危慎之在甄別二
偈皆文不加點而證學獨真余謂其闔於道也詎止
詩哉詩人王君寅選其工者行於世而此類多不選
然實禪學本色之精者卽所贈余而其他叅荅若此

者多矣余故曰師於儒釋非混東方之詞西方之旨
師非工詩觸之成聲拈來是道爾其於禪也殆庶幾
乎祖欽明源輩葬師於本山而徵余爲記因記其嘗
酬余者以例叅荅且異乎今之知師者銘曰聲之爲
詩齊之爲儒詩其無上呪耶儒其無二法耶

御製周顛僊傳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儔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昔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

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南昌城
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
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
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
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爲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
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
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胸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
中問其故乃曰虱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
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卽言婆孃反又鄉
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

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每每如此
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
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虱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彼之
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
莖謂顛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爵
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
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綠缸煨之薪盡火滅
之後揭缸視之其爛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
首撼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
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

食今半月矣朕竒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逐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饍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二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已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餼以供之大庖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道右邊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你打破個桶做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

逢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克軍便克軍又閒中見
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
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
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
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百無他的朕謂
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
所持之拐攀之急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
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
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
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

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
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儻
有謬詞來報焉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恠見前
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多知棄溺於江
中至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
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往來對曰難置之於死
語未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
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
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且縱你行遂
稊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

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
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
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示
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
初至我處聲音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
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人匡廬無知所
之朕戰後歸來癸卯閏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
浙戊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
亥八月俄有赤腳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
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

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者
多夙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於兩間善聽
善見恐貽民笑故下見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
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
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云不復再見又四年
朕患熱證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
顛僊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
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
一溫良藥兩片六一曰溫涼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
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醃子內夾一酸便好糝遂服之

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聞至點燈時周身肉肉搖掣
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二番乃
聞有苜蒲香酸底有丹砂沈墜鮮純異世有者其赤
腳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
言竹林寺見請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
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人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
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詢者此人也卽今人在
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者和人主
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
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

之初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
匡廬召致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
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鑄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
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張真人正常碑銘

宋 濂

洪武丁巳冬十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冕於
龍虎山私第年四十有三禮部尚書張籌奏聞 皇
帝嗟悼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今一至嵩
山何大數止此耶遂親製文遣前浙江行省叅知政
事安慶爲弔祭使仍令其冢子宇初襲掌故事戊午
春宇初奉公冠劍推曆南山先墓之次至十有二月
某日卜宅兆而瘞之宇初恐遺德未能大白於世與
羣弟子輯爲成書使張致和卽金華山中請銘神道
之碑濂幸辱與公游義不可辭公諱正常字仲紀姓

張氏信之貴。漢人漢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孫也。重紀
至正乙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太玄真人坐而假寐。
忽見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游君家。願見
容也。及覺而公生紫雲覆庭。紅光照室。人以為祥徵。
年七歲。雙目爛爛如巖下電容。止異羣童。後三歲太
玄出游五岳名山。指相傳雌雄劍及玉刻。陟平治都
功印曰龍星。再集于亥。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太玄
渡淮化去。而公之仲父嗣德繼主其教。仲父薨。衆論
咸屬于公。公力讓仲父子正言。正言薨。公始嗣實。至
正乙亥之歲。太玄之懸記。至是始驗。公陞廣延開演。

道家玄旨四海學徒聞者聳然領解時天下大亂經
錄秘而不傳者十年公乃啟黃書赤界紫素丹刻之
文授其徒胡合真整比以行奉贊來受者川赴雲蒸
每失其一流落鄱陽李氏家夜生光恠公訪而合之
辛丑 上統大將親取江西知天運有歸遣使者上
牋連臣順之意乙巳公朝京師 上一凡悅曰墮區
電轉法貌昂然此真漢天師苗裔也 詔褒美之錫
燕者再兼有金緡之賜丙午復入覲京城士庶人求
鑿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史不能給閉關拒之乃相率
毀關而入公叩齒集神滿案案鉅符投朝天宮井中

人爭汲之須臾水皆竭見土弗止飲者疾瘳 上嘉之令作亭井上號曰太乙泉及還山復詔中貴人賜以織文金衣仍下中書給驛券畀之以便朝覲洪武戊申 上登大寶位建號改元公人賀錫燕於便殿內降制書授以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仍俾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設其僚佐曰贊啟曰掌書久之陛辭而歸 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於今卿今體之以清靜無爲輔予至治川予汝嘉賜曰金十二監新其宅

第巳酉春 上召公入朝諭月永顧問者四錫燕者
一三月十三日 上將通誠於 天帝致齋三日御
袞冕服親署御名於章勅太常設樂手投於公俾祝
而焚之禮成燕公於文樓羣弟子饗於別館復有金
緡之賜庚戌夏 上錄公之功特勅吏部改贈公父
二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嗣成爲
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公母明
慈慈順仙姑胡氏恭順慈惠淑靜玄君玄君時年八
十朝野以爲榮是年秋 上復召見問以鬼神情狀
更給銀印壬子秋復頒制誥以寵之冬十有二月復

召入覲癸丑春將還 上命留弟子以司秘祝之事
丙辰秋 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 上喜曰卿
之來何與朕意相符邪明年之秋朕將遣使祠嵩嶽
諸神卿當妙揀清修之士與其偕來丁巳夏公率羣
弟子汪弘仁等入覲錫燕午門之城樓 上舉爵謂
公曰卿宜罄此一觴勅內侍出御製歷代天師贊示
公曰他日當書以賜卿翼日詔公從太師李韓公善
長祠嵩山分遣重臣與公弟子代祠羣望自公而下
賜衣各二襲楮帛有差既還錫燕如初公自返故里
志趣異常一日置酒與昆弟酣飲慨然嘆曰五嶽名

山先子欲遊而不可得嵩山中峯方吾祖得太清丹
經之所今藉天子威靈幸一至焉燕賦身於層霄
遊浮埃於浩劫吾志將有在矣君子疑其言未幾示
以微疾端坐榻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國家
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贊寧謚之化命取印
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死生
數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赫無四屬寧流先天地不知
其始後天地不知其終也舉手作一圓象嘿然而化
是夕大岷石崩聲聞數十里云公幼敏敏靈錄秘文
之屬皆不習而通歲屢旱禹步召風雷精神達於冥

廣雅
卷之二十一
一
廖甘霖卽降或有爲魑魅所憑者授以片符輒潛影
不見公憫兵戈疫厲之餘冷氣不消舉行玄壇舊典
修壇墀建陰陽鼎而鍊度之其徵驗尤夥然其天性
夷曠潔而不緇如超萬物之外故以冲虛子自號最
愛佳山水仙跡靈踪所在必窮幽極深動至累日忘
返當適意時欲乘白鶴與羣仙翔紫清之上其於人
間事未嘗因此少輟其奉玄君備極孝養暨歿葬祭
咸盡禮度兵禍相仍傾貲募人爲兵捍禦鄉井人賴
以安公之玄裔備見世家茲不載惟公生平神明之
胄簡素端凝用道爲體而胸襟游氣無自入於念慮

澄靜之久天光自發所以受知 聖君入朝京師天
籠駢蕃聲聞四達至於死生之際又能不動聲色超
然坐脫如行者之返故廬非真有道者豈易致哉是
宜銘

張三丰真人傳

藍田

三丰真人張氏名全一字玄玄其號曰三丰或又號曰落兔或曰留文成侯之苗裔云身長七尺丰姿魁偉鬚形鶴背大耳圓目鬚如戟頂中作一髻手中執方寸寒暑惟一衲一篋笠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三五日一食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經書一覽卽成誦不忘或處窮山或游市井或日行千里嬉嬉自如倘若無人有請益者終日不答一語及至議論三教經書則絡繹不絕每吐辭終語專以道德仁義忠孝爲本無虛誕禍福欺誑於人心與神通神與

道一事事皆有先見之理應顯莫測人咸以神仙稱
之洪武初入武當山遍歷諸峯披奇覽勝修煉於天
柱峯西南清微妙代岩嘗語耆舊云此山異日必大
興也時五龍南岳紫霄俱燬於兵三丰去荆榛拾瓦
礫粗創之乃命丘玄清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岩劉古
泉楊善澄住紫霄又卜展旗峯北陞結廬曰遇真宮
庵前有古木五株三丰獨栖其下久則猛獸不據櫻
鳥不搏人皆異之又卜望仙臺之左結廬曰會仙館
語弟子周真德曰爾可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
在予也洪武庚午拂袖而去形迹杳然辛未朝廷遣

三山高道使於四方清理道教高皇帝曰有張玄玄者可請來竟不之遇後居寶鷄縣之東金臺觀癸酉九月二十日自言當辭世留頌而逝縣人楊執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丰復生後入蜀見蜀獻王登大邑縣鶴鳴山往來者半年又入武當或游襄郢間永樂丁亥正月初六日文皇帝慕三丰至道遣行在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司攝監太監朱祥致香奉書於名山洞府訪求三丰來朝壬辰二月初十日御製書曰皇帝敬奉書與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

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俛雲車風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渙等巡游天下雖窮鄉下邑軌跡無所不到在湖廣間最久丙申秋還朝渙丁內艱乞終制不許尋進禮部左侍郎丁酉復巡江浙諸州癸卯復自均襄還朝然三丰竟不得見也文皇帝又嘗賜右正一虛玄子孫碧雲制曰朕敬慕真仙張三丰老師道德崇高虛化玄妙超越萬有冠絕古今願見之心愈久愈切遣使祇奉香書求之四方積有年

歲迄今未至朕聞武當遇真庵齊真仙老師鶴馭所
游之處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創建道場以伸景仰欽
慕之誠爾往審度其地相其廣狹定其規制悉以來
聞朕將卜日營建爾宜深體朕懷盡力以成協相之
功欽哉又嘗賜碧雲詩曰福地洞天游欲徧道途下
土駢虬螭若遇真仙張有道爲言佇俟長相思又嘗
敕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江昕禮部尚書金紀工部
侍郎郭進等率領官軍夫匠三十餘萬修建遇真宮
名曰玄天玉虛宮建天柱峯大頂金殿石垣名曰太
岳太和宮建五龍宮名曰興聖五龍宮建紫霄宮名

日太乙宮紫霄宮建南岩宮名曰大聖南岩宮建會
仙館爲遇真宮建妙化岩爲清微宮皆命官鑄印司
之玄風大振果符三丰之言云天順己卯四月十三
日睿皇帝制曰朕惟仙風道骨得天地之真元秘典
靈文集陰陽之正氣願長生久視之術成超凡入聖
之功曠世一逢奇踪罕見爾真仙張三丰芳姿穎異
雅志孤高存想專精煉修堅定得仙籙之寶訣餌金
鼎之靈膏是以名隸丹臺神遊玄圃去來倏忽豈但
煙霞之栖隱顯渺茫實同造化之妙茲特贈爾爲通
微顯化真人錫之誥命以示褒崇於戲脫形不老永

爲物外之逍遙抱道絕倫益動園中之景慕尚期指
要式惠來英

張三丰遼東人一云名君寶字全一一字玄玄生有
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管手持
方尺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遼幅人以爲張邈邈
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殺數
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嬉戲自如傷若無人有請
益者竟不荅一辭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
教等書如懸河傾注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菴玉
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鷲鳥

不傳人益異之嘗入天柱峯通歷諸山語鄉舊云茲
山異日當大顯於時五龍南巖紫霄刈荆榛拾瓦礫
但猶創焉命丘玄清居五龍盧秋雲居南巖劉古泉
楊善澄居紫霄又尋展旗峯北邨卜地結草菴奉玄
帝香火日釋真言於黃土地卜地立草菴名會仙館
謂弟子周真德曰爾但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不
在予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常往來於長安
土洞庵隴西楊仕敏乃岷州衛指揮楊其二家初仕
敏生三丰聞其啼聲曰此英物也後果貴顯二十四
年 太祖皇帝遣高道訪於四方了不可覓召丘玄

清至悅之拜監察御史超擢太常卿 成祖御極命
禮科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遇致書遍請名山訪求
未獲後宮德安太平山與山下人宗顯者尤密其童
子常從之遊童子語人曰張嘗出遊必予偕往但令
予閉目余一日開目竊視乃空中也三丰聞之不樂
遂遣童子辭去父老登山為別三丰揖衆使坐旋下
山取火往返四十里頃刻至又市豆腐一提蹄三丰
曰此提板乃唐邑西關王宅物父老為我還之至問
王宅市豆腐時父老登山日也唐邑去太平山百四
十里回覓三丰不知所在今石榻藥碓猶存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有仙術所言
時事悉徵驗由是人多崇信之元末居寶金鷄臺觀
忽留頌而逝土民楊軌山買棺斂之臨窆覺棺中展
動有聲發視之乃復生以小鼓一腔留其家去入秦
遊蜀登武當山時至襄鄧間洪武二十四年 詔求
之不得永樂中 上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
一愚岷州指揮楊永吉遍詣天下名山訪之又勅正
一道士孫碧雲建宮武當候之終不遇天順三年誥
贈爲通微顯化真人天順未或隱或見有親炙問以
大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先見叩之響應候往來

鶴鳴山中將半載竟失所在嘗至甘州張指揮家遺
一中袖及葫蘆天順間鎮守甘肅總兵官王敬惠中
滿疾諸醫不能療以中袖火煨服之愈成化初定西
侯蔣琬爲總兵官宴守臣於幕下某伶人搬演三度
城南雜劇時座客有談及三丰者因出葫蘆傳玩之
忽自震碎所留楊氏小鼓雖受大鍊不能混其聲後
亦亡去嘗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曰墻枝玉樹
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霑凡雨露高標猶
帶古烟霞歷年旣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
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仙槎語意清曠益自況也

玉堂漫筆云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遺逸張仙人卽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鷄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都太僕玄敬嘗爲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霄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鷄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爲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鷄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鷄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

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荅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教者爲誰荅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爲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請

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
真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
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
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
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爲忠安行時有密勅云又
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永樂三年
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爲文皇召見文
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
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

鄧鍊師神谷碑

宋 濂

皇上既撫有方夏修天地日神之祀爲生民祈福祥
弭災癘以爲非有道之士不足以交神明洪武四年
乃詔龍虎山嗣漢天師張公正常擇其徒之可者以
名聞詔至闕下問以雷霆鬼神之事於是鄧君仲修
等述感化之由以對 上說賜坐錫燕 詔館之朝
天宮祠禱之事多屬焉五年春三月不雨 上以農
病播種憂之仲修奉 詔設壇場行騶召風雷之法
天大雨賜白金若干雨後三年秋七月復不雨御史
大夫率儀曹承 詔臨視禱三日不效仲修退坐齋

室默運玄化出杖劍一叱雲合雨如注是歲冬無雪
詔李韓公及丞相至上命以禱期三日雪至期果
然上甚寵異之每召見與語嘗賜以詩及御注道
德經命與住持朝天宮宋宗真修祠祝科儀行於世
十年奉命之會稽祭帝禹及宋阜穆二陵還明年張
公卒於是仲修請歸視張公葬而仲修亦老矣乃請
於公之子嗣師曰吾身雖處輦轂下然燕山師友之
所居吾心未嘗違去也嗣師知其意畀以琵琶之峯
郭塢之原仲修更名曰神谷願其門人曰吾仙游時
吾遺說於此既而復來京師與余言其故且曰吾

幸從先生遊吾家必得先生銘然孰若及吾存而見
之余曰仲修學長生久視之術固斷不死余將托仲
修而長存而仲修乃欲屬余以不朽乎然余厚仲修
不敢辭仲修名某今以字行臨川人生時有雙鶴飛
翔之異年十二入山之紫微院師留君敬斌十八服
道士服嘗出遊見道人於仙岩石上授以縱閉陰陽
麾斥鬼物之法又從隱者野庵金志陽傳性命之說
龍虎大丹之秘世之碩師皆禮重之累贊其教於山
中嘗提點温州玄妙觀主杭之龍翔宮四方人頗傳
其道者甚衆其所得者益深矣余固不能盡知也然

仲修弟子爲余言仲修喪父盡禮嘉禾生其隴上哭
母哀泉爲之涸其行又有出於所見之外者而余與
仲修交甚久觀其卑讓不伐言語若不出口嗚呼學
道者固如是哉銘曰老子之道冲以夷顯可用世微
守雖厥文五千意易知今之宗者皆其支漢留侯孫
號天師玉童寶劍大絳衣指麾呵叱運化機樞役鬼
物如羣兒東南名山雄且奇左龍右虎相委蛇涵靈
蓄性鬱靡施天使道術鳴於斯傳世四十嗣不衰前
者旣倡後輒隨百千弟子傑者誰鄧君挺然熊豹姿
弱齡忱遇生安期授以寶訣行如飛野塵之曳髮垂

願窮崖屹坐關兩扉稽首長跼叩幽微語以一氣凝
丹基心得其意忘其辭虛極靜焉中赫熹赤光射牖
如渴蛭小試餘技爲世推呼吸雷電囚蛟螭墨書下
徵視國齋禱祈早涉捷斯須龍顏每爲興嘆咨歲時
竹宮常侍祠霞裳瑤冠光陸離功利默默被烝黎容
色不老難端倪壽命豈與恒人齊胡爲此丘穴深噫
欲藏冠劍誑後來神仙不死誰謂非所三者幻同人
爲游行八極當來歸千載弗朽徵斯碑

冷協律謙傳

冷謙字啟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邢臺劉
秉忠從沙門海雲遊無書不讀尤達於易及邵氏經
世天文地理律曆衆伎皆能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
太保參中書謙乃棄釋業儒遊於雲川與故宋司戶
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親唐李思訓之畫忽
發胸臆效之不月餘山水人物悉得其法而傳彩尤
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於時隸淮陽遇異
人授以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指悟之如已作
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方壯時以黃冠隱居

吳山頂上飄然有塵外之趣值紅巾之亂避遊金陵
以方藥濟人如神國初 皇祖聞其善音律召爲太
常寺協律郎謙承命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
器樂舞之制泮 旨後以畫鶴之誣遂隱瓶仙迹

泠謙字啟敬湖湘人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
撰定謙有故人貧不能自存知謙得異術求濟於謙
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贏金二錠可以資助但
勿過取不聽吾戒吾與汝皆不利也迺於壁間畫一
門一鶴守之令其人獻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
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

金守臧吏獲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連及謙曰併逮
謙謙將至城門請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祿吾
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遽以足挿入瓶中其身
漸隱守者懼罪遂携瓶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瓶中
奏對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目言臣有罪不敢
出 上怒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與左慈事
見相類
上按籍錄庫中金果餘二錠

張三丰嘗跋謙所畫蓬萊仙奕圖有所謂玄鶴之誣
者卽此事也併錄其辭曰蓬萊仙奕圖者龍陽子湖
湘冷君武陵人名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

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秉忠參與中書省事君乃棄釋從儒游雪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覩唐李思訓將軍畫有頃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傅彩尤加纖細人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當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平叔悟真之旨穎然而悟如已作之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絲髮童顏如方壯不感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藥如神 天朝雜

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
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爲余作也吾珍藏之予將
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
昧之妙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
老太師淇國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
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爲後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
三日三丰遜老書

周導師玄真小傳

宋 濂

周導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
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爲其學教授母林氏玄
初生八歲教授君殿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龍眉
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
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
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玄初欣
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卽離俗無疑已而果然
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南谷杜真
人高第以道行聞旣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神術開元

寺沙彌爲狐所媚羸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呪之狐卽躍出衆殺狐其疾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蛇鬼遂絕玄初不以爲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杵孫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募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爲神功萬夫長沈實母歿痛念之弗置聘玄初修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其指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

可即剪紙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眎作叱咤
聲旌重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
人環之以直初雲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狎
藪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
徒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
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
稱弟子請玄初崇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
京師旱夏五月至於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
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
設甯壇於冶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楊子江中波濤遠

與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霓光燁燁遶身達旦辛
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
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
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
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
公以幣贈玄初弗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
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 上欲問鬼神情狀
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 召賜燕
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巳卯 上
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

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
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
以知人之天天人相乎本同一理爾 上悅今年壬
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
冶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
葺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
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往持常熟致道觀觀丹井蕪
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甃作亭覆其上玄初嘗
構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
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太史公曰子游

江南見玄初鳳凰亭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
萬物之表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徠下也亟往
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
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
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疎能黜其知守
其愚則羣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子敬受
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
能始幹天道之樞歟仰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
懸如饑欲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太上清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友霖碑銘

宋 濂

龍虎名山蟠踞上饒之區重岡復巒自中閩來若翠
旌戎旂環衛其背而雲林三十六峯森列內向如拱
如趨如冠劍而迎至琵琶之峯止焉大川西瀉仙岩
拔起天半而絕其衝靈氣翕合鬱爲仙人所都歷代
以來其侍祠竹宮而峻涉崇班者相繼乎後先或葆
熙餐醇於岩谷之下聲光燁然多與名薦紳相埒及
其終也飛騰解化游神丹臺下上埃氛曾不得以浼
之如吾張公修文蓋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霖

修文其宇也信之貴溪人父漢景有馴行人稱文穆
先生母汪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亡何老
父秋髮霜紛忍曳杖而至顧文穆言曰爾兒方外之
器也宜謹視之言訖失老父所在年十二志恬慮冲
激激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玄微俾入龍虎山
從周尊師復禮游尊師學行融治貫老易爲一塗公
晝夜窮研而受其說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支派縷
折毫分而極其根抵之所會閱六年始著道士服事
周君貴德爲弟子時挂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
二人者世號爲真仙翁修丹之士依之者成市公皆

懸屨擔簦往拜其坐下傳其二皇內文九鼎丹法所
謂延齡度世者頗領其幽玄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
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離類有以取舍
之復自嘆曰吾春秋方盛撫世微權要不可無見也
乃出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蓋
混混乎其不可竭也虞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爲
書數千百言暨所謂雜著一編造其徒張自賓往質
之文靖深加敬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
業者日衆其徒之求文戶外亦屢滿矣公則又曰此
當真之二毛已在顛其尚不求歸宿之地乎於是刊

落葩藻與道夷猶至和薰蒸四體登醉泉滄谷虛冥
契玄極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太乙明教廣
玄體道大真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爲教門
講師修文輔教簡正法師兼元壇修撰太乙之緒再
傳實爲四十二代而張公正常起承之入我 國朝
錫以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累 詔
至南京公皆爲輔行翊贊相導靡不備至洪武辛亥
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提點太上清正一萬壽宮
而諸宮觀事成蒞焉未幾與高行道士黃棠吉鄧仲
珍同被 召公奏對稱旨賜食禁中而退冬十月

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屢
乞還山 上欲屬以禱祈之事命中書留之且有白
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修及丹霞
鍊師周玄真曰盍趣宮主宋玄真相見乎既至正襟
危坐從容言曰身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處世
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之中矣遂操紙賦詩一章脩
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鮮澤肌體柔弱仙經
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與仲修力營其後事往白儀曹
因以其事聞 上爲之惻然後三日奉遺蛻焚於石
子岡執紼從者至數千人火既熾有五色祥烟盤旋

於其上云公自呼鐵鑛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鐵鑛
名世壽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卽自賓自賓純飭好修
與翰林羣公游交譽其賢今崎區道塗函靈骨以歸
將與其子若孫吳保和張敬安謀以某年月日葬於
龍虎山之天峯件繫羣行來徵濂爲之銘濂聞老子
之旨可以治國可以修身可以鍊真其大者與孔氏
或不異也公以超穎之資屢求賢師思兼孔李之學
而通之其視死生若日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
豈古所聞有道之士非邪濂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劍
之藏勉徇自賓之請而述之山中有方壺真人高風

莫萃君子擬其爲陶隱居之倫富能爲濂刪而正之

李素希傳

李素希字幽巖號明始籍光大師洛陽人元末棄家
來遊武當洪武初住持五龍宮後復退隱於自然庵
舍光守默不與人接永樂三年柳梅結實遣道士易
本中上貢詔命道士萬道遠稱勅賜以表裏鈔錠
四年柳梅仍實復遣道士呂正中進賜齋如前是
年詣朝謝恩賜坐便殿咨以理國治身之道惟以
道德經清靜無為之旨對上悅禮待甚厚賜還本
山永樂十年勅遣大臣創建宮觀三十餘處經營
之始詢訪古跡舊規皆一一陳之常以手加額願皇

圖萬歲天下太平永樂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囑門徒
曰此去各宜清修學道今教門大興吾去無憾矣語
畢端坐瞑目而逝世壽九十三時戶部主事王和在
焉翌日焚化骨齒皆青人皆訝其爲尸解也冠劍藏
於黑虎澗之上

丘玄清傳

丘玄清西安富平人幼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求遊
武當見張三丰真仙舉爲五龍宮住持有司以賢才
薦於朝授監察御史賜之室力辭弗受轉太常卿誥
封二代每遇大祀天地時上宿齋宮諮以雨暘之
事玄清奏對有驗上深敬焉公餘黃庭道德不輟
於口閑則凝神坐忘一夕謂門徒曰明日乃吾全歸
之辰至期端坐而逝壽六十七朝廷遣禮部侍郎
張智諭祭還葬五龍宮黑虎澗之上

柴道人傳

柴道人者號五溪崑山人故太學生也其父奇叔父
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頗精世贊有心
計工研桑之策家饒富平生未嘗一涉玄典會其母
死之京奏乞卹典還至潤州忽於舟中作書數通展
而封之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武當便還耳比
家人歸發書視之乃通謝諸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
財巨萬田若干頃書數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當是
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爲尚書父大理寺
寺丞兩家門閥方盛衆惶駭莫識所爲亟遣人追至

武當業已入山祝髮爲頭陀矣其游武當嘗居南巖
宮師事麩子李傳其煉氣之法晝夜趺坐巖畔而已
其家知不可強則歲遺金布來問無恙不道人滯不
置省第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揮其金囑勿再來一日
持鉢行乞均州道中遇州倅出觸其鬚倅怒笞之已
知爲柴道人降輿惶恐謝罪道人曰吾自失進退於
官人何與也了無怍沮李化去更入伏牛山修道後
二十餘年復返武當訪范小仙適靖江王以金施范
范納之道人嘆曰吾滿足數千里來爲何意汝必有
所得也而乃尚須人奉養耶遂掉頭去或以問范范

尾至光化呼之畧無轉顧意步履如飛范度不能及再拜目送之慟哭而返貸曰漢書傳尚子平婚嫁既畢遂去遊五嶽以爲奇事藉令婚嫁晚則五嶽終不得遊耶柴道人以壯年貴介于一旦灑然別妻子散家產而蛻脫埃壘其所爲尤瑰恠豈自有所遇耶或神仙謫籍偶在凡間終當逸去邪若此類者可以存而不議矣

尹山人傳

彭 轅

尹山人者北地人也元世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
縑緞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
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爲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
關臥多者踰月少選亦五六月而後起居常不飯人
饋之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餉客迺近四十餘
碗客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噉之乎曰能取而噉之盡
無留餘也孫秀才某曰某伯父接山人市中而賣瓜
擔停焉某伯父戲曰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卽買
而饋之噉瓜立盡無留餘也戶曹員外李道僕上病

疏一日辰刻尹見其僕於北闕端門前僕曰命已下
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尹報李曰今日端門前見
使者已得告急束裝行耳後僕還核問果合南北迢
迢三千里驅返纔一飯頃人聞而大異之某御史當
仲秋耗磨日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
中橋觀月兩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夫何召御史
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前行而尹已扣門入蓋
就其召已也御史亦異之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偃大
棹書睡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始蘇洞庭山而返魏國
愕不信卽出袖中兩橋昇之其時南都尚未有洞庭

橘也南都一貴人之母敬事尹數數修供進衣饌甚
虔既而所愛孫少未冠而病沉綿厓療諸醫擅時名
者皆謝不可治迺邀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
爲我以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爲爾一
救令置兩榻相附昏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
重尹鼓氣運轉喉嚅嚅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
勢遍體流汗如雨注息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
蘇蘇有生色別投刀圭藥徐服而愈王文成公守仁
試禮闈卷落卒業南離走從尹遊其寢處百餘日尹
喜曰爾大聰明第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

以人道者危苦堅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
竟以勲業顯哉文成悵然惋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
者售偽証世自務飾而以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
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
其僞也敝衣跣而往謁隨衆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弁
高坐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爲尹禮顧罵曰乞兒辱
吾敎尹迺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道耶我一任爾
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
注悟真篇恐天下訕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
參同契與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丘延歷

度紀極矣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經
易艮卦象爻三教渾合之旨翻翻千百言衆驚異悚
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遠於
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
心且道非可言言則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
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憊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衣
鞋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求渠
何言子弟獻所贈尹曰是豫料我將進適也無何適
閣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閣右尹
至戍所偶遇鐵鶴視騎一鶴凌空飛去論曰稽康

謂神仙緣異稟受之自然非積學可企然稟異者鮮
不學也又謂養生善調攝上可千餘歲次得數百年
夫歲以千計則仙矣彼仙者豈遂彫三光閱萬載無
終極之期哉入我明僅傳張逸邇冷子敬尹蓬頭二
數公一何寥寂也張冷跡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歷
道尹遺事故論著焉

李孜省傳

實錄

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李孜省死於獄孜省江西南昌人初爲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義柯興以祈禱術見先帝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言官劾之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通政司右通政賜金冠法劍各一圖書印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道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日採取符錄諸書以獻寵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驕恣有忤已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彭綱劾之皆被謫孜省益自肆遂諧吏部尚書尹旻

及其子編修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璠給事中秦昇工部侍郎談倫主事王範翰林院侍講學士焦芳修撰曾彥編修王敕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郎中劉紳員外郎楊榮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鄒襲等並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爲左都御史禮部郎中黃景爲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李祐爲吏部尚書通政遼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戶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叅議元守直張璞陳琬俱進品秩府軍前衛都指揮同知高俊騰驥方

衛指揮僉事白錦皆舉將材凡所言無弗允者又採
取時論所推若學士楊守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李
敏侍郎李嗣大理寺卿張錦少卿馮貫及吏部侍郎
徐溥學士倪岳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宣通政黃孔昭
左都御史余子俊等皆密封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
其口人亦無敢言者矣是時又有臨江縣人鄧常恩
番禺人趙玉之並曉方術常恩由太監陳喜進傳陞
太常卿以符愈 孝肅太后疾賜圖書印曰索籙陰
陽玉芝由太監高諒進以修玄谷立世經天人歸德
頌累官太常卿並受恩寵然其勢不若攷省之甚

上卽位科道首以爲言於是下三人者於獄追所賜
冠劔印章分遣戍陝西邊衛遇赦當還卽殺太監蔣
琮言攷省等罪大不當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
攷省不勝楚掠至是死而常恩玉芝猶繫獄云

冲虚静默悟法崇道凝誠行範顯教真人克菴

胡公守法墓道碑

徐溥

弘治四年三月一日道錄司左正一前封真人胡公
卒於京師明天宮壽七十有六後數日其徒孫左演
法劉良輔等奉學士李世賢狀請銘墓上之碑予辭
之請益堅及今始克執筆則公已葬三月矣按狀公
諱守法字浩然號克菴一號純和子姓胡氏家居蘇
之嘉定爲承德郎太常寺丞諱海封孺人黃氏之子
也公生而骨相不凡志亦迥異初學易爲儒士偶得
疾一黃冠師勸之入道云能從吾言其疾自愈且後

當大振玄門公疑異人竟從之其疾果愈如其言始
從應元孫真人高第陸鍊師學宣德間上京師投度
後學於通妙邵真人儘得其道術之妙既而以龍虎
山張真人之舉住持城南東嶽廟尋從詔旨偕天下
高道校道藏經爲禮部尚書胡公所知薦授神樂觀
提點天順丁丑初擢道錄司左演法再兼朝天宮住
持成化癸巳遷左正一明年封志玄守靜清虛高士
丙申進封真人加冲虛靜默悟法崇道凝誠衍範顯
教之號丁酉賜誥命及銀印并封贈其父母 今上
踐祚之初以例授左正一特命掌道錄司事蓋踰三

年而卒公貌清癯頎然長身鬚每滿酒望之真神仙中人質直謹厚尤以謙約自持且好義屢周人之急與人交終始不變其於道術修煉既精而又本之以誠意故用以祈禱動輒有驗嘗旱中貴人傳 憲宗皇帝旨命禱雨雨隨至 上因大悅明年秋後又早再命禱之應如前又明年旱甚禱夫應公篆符於鐵授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潭湏臾西南雲起如鳥翼來駐潭上俄見青蛇長數尺許盤旋久之中貴人還未入城雷雨大作遠近沾足是歲大熟益公凡進秩及屢荷賜齋存問至建府第以居其寵眷者皆以是故

嘗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通之理公頓首對曰惟德
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 上深然之故凡所
請輒用又建醮每致羣鶴來翔之異公將卒端居危
坐者累日忽召諸徒戒諭及區處後事已問知月日
遂隱几不語至夜半逝矣訃聞賜白金四十兩綵段
四表裏爲歛葬費蓋特恩云所度弟子曰郁以成道
會張以默右玄義邵以衡吳以新及劉良輔左玄義
楊良祚陳良福凡若干人多以道秩顯公初居城南
好從士大夫游予固知其爲人已久乃因良輔輩請
述此俾刻之石銘曰惟古至人曰河上公玩索微言

道存其中季世遙遙其流益遠苟得其傳與道無反
齊克菴叟獨立頽然望其容色如古列仙絳衣高冠
在帝左右帝有詔行稽首祇受風雨不時下民其咨
母曰高高陟降在茲賜齋駢蕃身享榮貴何以保終
惟以抑畏神都西北隱若仙山我求其人去而不還
高原卜吉於焉委蛻惟其不忘刻石以識

邵道人傳

李夢陽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應陽年六十餘矣道人不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卒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鍾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嚙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日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

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
其布尺。裹衲裹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
以椀列諸案。無闕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椀列
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卽喜食之。曰。更爲
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
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
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咲。頷然之。弟子前置水。
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無問
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水則聞道人齒間灑灑聲。
頃之。肩湧面紅。汗涔涔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同。

時世父患頸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道曰此祟也若
往聘於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
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柰何道人曰今遇
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瘳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
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
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設几三層
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登
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陞焉夜半霹靂隱隱起
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懼伏地天明
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何知人

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
難蹙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於墨者非邪

清微妙濟守靜修真疑玄行範志默秉誠致一

真人禮部尚書贈少師謚文康榮靖邵公元

節神道碑

夏言

尚書邵公卒訃達行在 聖天子降手詔贈以少師
贈謚曰文康榮靖閱三月詔輔臣撰公神道碑文俾
刻之墓臣言謹執筆敘述稽首頓首以聞曰公諱元
節別號雪崖太和子 上所賜號也世家興安治之
南雙魚石之瓦屑里太漢東陵侯之裔大父諱玉清
父諱守義皆敦本尚實有隱德母宋氏有淑行公生
三年而喪母十四年而喪父伶仃艱苦能卓然自立

不有同於俗氣宇凝肅性資穎慧讀書過目輒了悟
大義仙源范文泰見而訝之授以龍圖龜範玄始太
虛之秘學三年而貫徹玄微嘆曰道在是矣何事他
求端居靜養日益深造淵淵乎浩浩乎人莫測其涯
矣四方傳道受業者若飲醇飫甘依依不忍去坐是
名日益振寧藩聞之急欲羅致門下公逆知其將來
避不就遂放浪江湖間嘉靖三年甲申 上徵至京
召入便殿一見異之首諮以治道乃舉唐虞二代爲
治之畧以對而輔以玄教主靜之說又訪以道法之
秘其言類多玄默希夷 上嘉納之乙酉圻內嘗雨

雪愆期 上屢命之禱輒應捷若影響 上喜甚口
道術之妙固如是夫公頓首謝曰皆 陛下精誠感
格所至臣何以爲役 上益敬而愛之丙戌封爲清
微妙濟守靜修真凝玄行範志默爽誠致一真人兼
管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掌行醮事給王金
銀象印各一蓋殊典也丁亥疏請得馳驛還山展視
焚修如期趨朝再明年己丑加三宮住持庚寅春正
月 上有事南郊命公分獻風雲雷雨壇預宴奉天
殿班二品勅贈公父爲太常寺寺丞母爲安人如文
臣例賜其師文恭爲清微崇玄守道凝神湛默履素

養和衍法輔教真人卒卯秋賜五經四書諸文集壬
辰勅建真人府於都城西顯靈宮之震隅落成上
命臣言作記刻之庭歲給祿一百石撥錦衣衛校尉
四十人克掃除役賜八里庄田三十頃蠲其租徭敕
中使卽貴溪山中搆建琳宇賜額曰仙源宮旣成甲
午又疏乞暫還山展視居山中旦必朝服北向再拜
中夜焚香祈天祝聖壽率以爲常無何上遣錦衣
千戶孫經往同撫巡藩臬官趣起之舟至潞河上
命中侍迎入賜以大紅衫蟒衣賜闡教輔國玉印恩
至渥也時上以皇嗣未建爲懷先是壬辰冬暨癸

巳春兩命公祝天祈嗣於欽安殿凡各七晝夜時臣
言承乏禮部尚書 上命臣克醮壇監禮使直宿玄
午門日再遣文武大臣上香瞻禮公案玄科對越上
帝精誠孚格時有祥雲繚繞見於壇所 上心悅甚
越三年元子誕生皇嗣疊見每物報公被綵替花籠
賚駢奕尋升禮部尚書賜一品服色俸級白金文綺
寶冠法服貂裘蟒扇御饌珍品不可勝紀授其徒邵
啟南陳善道輩若干人祿秩有差贈其師李伯芳黃
太初爲真人巳亥春 上躬視顯陵巡幸南楚公留
京邸惟日焚香誦經祈保聖躬萬福一日清晨猶登

壇作法事已而召諸徒語之曰我忽不豫心怔怔然
殆將逝矣安得走詣行在面 萬歲主一訣耶言未
既而卒是爲嘉靖十八年三月十四日未時也生天
順己卯六月二十七日辛未享年八十有一 上回
鑾駐蹕裕州聞之不勝悼慟至爲出涕卽日親灑宸
翰勅行在禮部賜贈謚諭祭十壇命中官錦衣護其
喪還勅有司營葬准伯爵例恤典隆重人臣鮮儷可
謂榮且哀矣公美髯豐頤朗目廣額長身玉立有神
仙風骨少嘗涉獵經史百家之言晚歲究極老氏玄
旨超詣妙悟真能深索造化把握樞機驅役風雷如

指諸掌豈非道德高厚古所謂至人者耶公爲人忠
勤敬慎 上時有御札咨問公必手書奏記卽燈下
能作繩頭字文詞典瞻筆法道楷每稱 上意旨公
與人和氣浹洽善推引能感人居京國十餘年蒙被
寵渥非常卒未嘗干預公事安怡靜適人無間言是
年秋其徒啟南輩將扶柩歸葬於仙源鄉白公橋山
之原再勅冬部郎中錢督工事 上以言與公同里
知公必備故有是命且申諭臣曰茲不朽事卿宜重
朕命留心撰述臣不敏謹序公遭逢 聖明蒙被眷
遇之盛如此以告嗣世系之銘曰於維少師蘊德通

玄其道猶龍得之自天肥遁居貞若珠在淵騰光發
彩欲益彌軒脫迹巖阿振步文石謁帝紫庭道存日
擊內聖外王左右敷陳遠心曠度絕類離倫佐命祈
天昭事有格胤祚登閑雨暘時若玄呪孔殷布濩流
行 帝曰休哉厥功不顯肅肅少師弗有弗居虛極
靜篤泊焉安如吐故納新踵息温温嚙噉華池美厥
靈根蟬蛻龍變觀化入冥精神上交燁爲星辰倏忽
厭世如履斯遺計感帝秉震悼涕洟恤與崇隆有贈
有謚葬以伯爵祭以帝制仙源之都龍光射璠琳宮
峩峩少師所居瞻彼高原草木鬱芊有封巋然少師

之阡 天子有詔曰子輔臣稽實選辭鏡之貞珉言
拜稽首敬誅以文百世之藏見者式欽

陶仲文傳

湖廣總志

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爲陶氏假子
生仲文因冒其姓仲文少爲蘄水黃梅二縣掾喜治
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真人元
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遼東庫官
秩滿需次吏部陞山東某縣主簿而邵真人已幸

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 官中黑背見邵治
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已 召試之中又稍以符水嘆
劍絕其妖 壯敬太子患痘從仲文禱而瘥 上寵

異之己亥卮 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

駕不散

上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

襪之仲文奏曰火終不免第謹護

聖躬耳是夜行

宮果災宮中死者亡算

上僅以身免卽日勅行在

吏部按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上體素羸步履少

羸一日問仲文卿何術祈禱取驗仲文因勸

上保

固元神主於清靜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

迎和宮輒事秘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秉一真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

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餘官若故食正一品

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

宣放振法通真忠孝素一真人知道錄事若故前此
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闈範
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
書若故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支太學士俸
尋進支伯俸二十九年春不雨上問仲文何以久
不雨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
刑因誣奏原問官故巡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
誹謗詔逮治之考訊久亡狀上釋之是夜漏下四
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勅
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

封爲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內降勅歲
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祝釐保國禱祈雨
賜累累效職若鞠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
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是
歲北虜犯闕 詔舉羣臣可任邊事者仲文以間薦
所善府丞朱隆禧 上相曰師言隆禧可用但 祖
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爲上蓋隆禧故考察閑住
官也 上卽寵用仲文不欲令預 朝政乃仲文實
無他方術在 上左右最久亦小心憚上威嚴不測
不敢他有所奸後仲文請老歸以 上察其意篤

詔收內庫已出修廬溝橋仍遣官給驛還鄉履亡何
卒年八十賻卹甚厚隆慶初 詔追奪仲文爵與
籍其家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八

獻徵錄

卷一百十八

五百三